

甚端肅遜壻得方道潢字以薦者曰此義士雙峰公
孫亢宗無疑矣十八來歸方新肯構孺人入門部署
諸工數百指罔敢逸豫家有織巨事悉關決於病姑
嚴舅暇則相以薦沉酣經史二豎嬈之孺人崎嶇藥
裹旁中宵請代於上帝竟不起遺孤僅一周女四齡
孺人左含乳乳兒右含飯飯女形容焦枯旁見者皆
爲淚落已舅姑後先卽世孺人嗷而治喪抱子女祝
靈前俛兩籮無有害攢眉血指者十六年兒娶洪氏
婦不久又病亡比父年二十四歲更短洪氏却粒不

欲生孺人止之曰汝懷中三月孤此吾家一點骨血
也吾不忍死汝夫而汝忍死吾孫耶姑息更相抱更
相哺更相寢起以視其病病愈則手縮髮口授書世
壽九歲庶幾可盼其成立洪氏又亡世壽獨倚命於
孺人手中蓬戶數椽猶田數畝升斗子粒惜之如金
曰非獨酬慶弔防飢凶且儲此爲娶婦貲貲具盜賊
去孺人置不詰而咯血無已時進之藥餌謝曰但願
一見孫婦面目於是伯叔諸姑謀爲之完娶新婦謁
床下捧茗上獻孺人喜見顏色啜茗畢笑曰吾事畢

矣遂盟嗽索念珠誦佛號而逝享年六十有三世壽亦十七歲矣距十七而遡九齡母依稀猶可記憶也若三月墮地時父狀之修短肥瘠性情之寬狹嗔喜世壽孰從而識耶卽問之伯叔諸姑曰肖曰否世壽孰從而定其是耶非耶卽質之祖母欲言而哽咽者三爲掩抑收涕而止世壽苦矣苦矣惟述其婦姑一燈熒熒共守病垂絕而獲生盜垂罄而獲娶名爲祖母而代爲父也代爲母也代爲司命導師也擲一瓢於萬頃之中繫一髮於千鈞之上噫嘻危哉是故憐而許之銘墓在王龍源多寶寺前銘曰方生藐孤大海浮漚重生再造祖母所畱祖母之係孤也如程嬰之存趙方生之請銘祖母也如李令伯之報劉無德不報負鍾一丘無言不酬埋名千秋旌廬表宅其以待采風之使者與郡縣之賢諸侯

陳母許孺人墓誌銘

天啓乙丑冬海寧陳君鼎新入山來以母銘請語次
淚溢睫旁俯不能正視已再及則再泣曰吾母奇貧
亦奇苦且身後復有奇靈戊午歲朔見夢家大人以
五色卷授之曰君家種德五世獲在鼎兒矣是秋放
榜之旦衡文者拆視朱卷唱至第三十名字畫未甚
整方相視遲疑而姓名已題榜上矣蓋操筆者亦感
夢兆云夫亡母精誠之極通於神明而捷音不及聞
賢能書不及見此鼎之所大痛也用是匍匐三百餘

里徵銘於吾子按狀陳氏世居天台分爲兩派恭愍公選沔陽令願孝廉振琦是爲斷江陳恭愍之弟泰國初以額補海昌戊居澹塘之陽是爲澹塘南陳凡五傳而至天願翁生三子仲曰懋學號澹陽娶婦卽許孺人孺人二歲失怙依母兄爲活母兄心園君文穆許相國系也召入京擬官之孺人年尚穉捉裾止之曰王大母垂百歲老矣何至僕僕爲雞肋驅使乎孺人十八來歸陳值天願公以峭岸忤時中蜚語坐黜伯子暴父冤死家益貧童婢鳥獸散姑潘又病痿

呻吟床第間孺人婚未朞卽脫嫁時裝佐饗饗時時欠身藥裏間俛而負姑者兩匝歲姑病愈竟享大年天願翁幅巾衡門嘯詠如故不復出愁嘆聲矣比歿孺人嗷咷憔悴治喪以禮澹陽公少羸察孺人禳禱醫卜顛天請代幸無恙恢達自喜好與豪俊遊畱之飲孺人應聲治具主客交忘其貧然孺人釧強半擲酒家去戊子歲大惡孺人忍饑纒蠶餒且殆百方購脫粟以飯小叔而身屑麩麥丸啖之間置麥丸於飯旁小叔慙恐爲同舍生所從塾歸問嫂孺人曰不爾

不知儉歲米珠之難澹陽公兄弟食共釜居共廬舌
佃得糈亦與仲共緩急踰數年而仲補茂才餽於官
亦時時懷金以報兄嫂卽曩者歲饑所哺小叔也初
小叔未婚姑未嫁孺人曰綈帛惟我伯氏有遺孤曰
貲給惟我妯娌小有言孺人慰藉之最譬之曰解闕
閱惟我三世不舉喪澹陽公聞哀輓過聖門輒流涕
孺人曰地師多詭言詎可信七尺歛一坏土安厝足
矣龜勉匍匐以襄大事亦惟我若此者皆孺人治解
挫鍼濡濡從血指中出也澹陽公嫺經術遠近爭延

爲弟子師號城西夫子未嘗得隙啓教見則以付之
孺人孺人面目嚴正壹似悍師察吏然二子惴惴但
知有母法幾不知有父杖矣富弁謀婿孺人曰見
寒士豈望贅富家翁或贈之綾錦謝曰見褐衣豈可
使見統綺居恒集中表兄弟爲文社孺人出酒脯佐
之終不使踰飲限課子弄孫稍稍有豫色而辛勤雜
作不少休新婦請代曰吾樂此不覺爲煩俟兒曹聲
名龕立始安坐未晚也比鼎戊午舉於鄉而孺人乙
卯溘先朝露矣昔吾友唐文恪公授經遠地教子澗

西晉書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
踈每謂余曰吾與子如乳媪能肥他家兒而不暇肥
自己兒可爲嘆息今澹陽公二子孺人代乳之代教
之在許爲糟糠女在陳爲糟糠婦爲糟糠母而未會
一享穀子食子之報卽異日邀有譽命泣告泉臺有
知乎無知乎此二子所爲涕洟而圖不朽其母者甚
切也鼎軒軒玉舉文采氣義重一時所善皆海內鉅
公長者而何取山澤陳子之銘爲孺人生則奇貧奇
苦沒則又以奇冷之人誌其墓豈命耶抑亦兩兄弟
好奇之過耶銘曰古來名士成於貧苦者什九成於

慈父者什一孟斷機姜治績賢哉陳母集蓼茹荼追
匹古德生不食鼎而終當鼎食吾著銘詞鑿於黃鶴
山之石以告子孫無忘內則以告采風表厥里宅過
墓門而必式

勅封沈孺人陳氏墓誌銘

昔陳止齋先生云撰名人母志傳當詳載其世系以見家法之所自出進士沈君胤培自吳興特訪空山以母志見屬叙述纏纏其艱難在託孤寄命之上且家世故陳簡肅公後也歸安簡肅公陳矩齋恪以成化丁未進士歷大中丞嘗忤劉瑾抗宸濠泣諫武皇帝南巡卒於官季子曰繡山公應和中嘉靖庚戌擢官大方伯以二品八袞賜存問其後松巒公應賢春野公夢麟皆名德祀於鄉先生之祠者五世矣

而獨竹墩沈氏與陳世姻婭沈之先守愚公生伯子子木右司馬叔子來寶慶守司馬生四子徹煊大司空徹焯南虞部郎是爲晉垣公所娶陳孺人卽松巒公所出也晉垣公艱子孺人擇宜男兩鬢進之權稅蕪湖孺人謹司筦鑰嚴關通之弊絕不出斤醵勾取民間半鎰半菽商氓德之丁亥轉正郎孺人舉一子不育公感慟疾且革顧孺人曰吾死無所恨但恨以未了事累汝孺人號踊仆地誓不俱生松巒公百方勸諭曰頃所囑未了事有三一曰翁姑老一曰庶女

幼長女及笄而未出閤諸女許字而未成人一曰幸有遺腹願得雄不然議立嗣子無令若敖之鬼餒孺人乃啜粥護喪歸竟以過哀墮胎自後將迎舅姑極孝謹嫁長女課諸女撫庶女戊子二女殤恐傷老人心強飾言笑以娛之退而淚浹枕上矣姑嚴夫人密調之每盤桓將曙而後寢孺人乃請如公約以兄之次子載卿爲後辛卯紀綱大襄葬公於慶滋山成禮壬辰載卿痘亡孺人哭失明俄姑嚴夫人卒孺人哭失聲丙戌次女復夭於瘵孺人欷歔而嘆曰陳氏幾

無遺種矣幸司馬公官日益尊而飲噉日益健自金陵宦歸召故父老置酒爲樂孺人外餉賓客內潔蒸嘗事事肅給如恒時但愁曰嗣子不祿弛擔何年會胤培本生父自大名賚捧歸培十一歲矣孺人請立於司馬公欣然許可旣長且賢合族快爲德舉培幼弱善病小有苦患猶作嬰雛啼孺人卧輒驚起食輒投箸務調其寒燠饑飽之宜長跽佛前日以培功名子息爲禱米鹽細瑣雖休勿休或曰盍不委之婦孺人曰吾豈僕僕好勞顧兒曹讀書一雜家務則滿腔

鄙俗便無下筆處矣培丁卯辛未果聯捷辦事畢始得循例放假七月下潞河八月達毘陵忽見舍人兒一葉從南來怵怵心動首問本生父無恙曰逝矣慟幾絕已索孺人書則又以病亟告星馳九日未刻抵里門孺人先一刻逝矣培哭伏床下不能起孺人口若呼目若眙似尙有未了事也孺人性端慧坐立無跛躄外王父閔宗伯心奇之事兄嫂莊處姊姊睦母寢危疾剪胸前肉投藥中立愈晉垣公初就婚於陳孺人脫簪餌屬買書徹夜讀篝燈刺繡待之四載自

陳歸沈終不以一切羣碎入晉垣公之耳晉垣公以此成進士授南廷評考滿奉勅封孺人孺人扃門廬未嘗入巫覡見鬼人等儉而好施能出其歲積以助寒窶人戊申大水災先期市米千餘石一門百口無饑而餘以加惠隣黨有訛言蛟且起登山避之孺人曰無恐羣不逞覲變攫財耳已而果然遠近莫不服其明智余每嘆婦性纖嗇強半畱貯爲多男地耳孺人孤嫠相守而刻意治家嗣母類不樂其子之顧私親孺人獨曰天性也本生之不顧而何有於我時

命乖梗孺人拮据於養生送死中心力燠矣載卿卒更立培培大放於古今之書功名鵠起能使孺人轉枯而爲菴化咷而爲笑則晉垣公之心事一了百了而至此秋毫無遺憾矣視託孤寄命之文信國其難易何如哉特以命婦未得請於朝而四十年烈日秋霜凜凜有陳簡肅公家法昔薦簡肅公者稱其水清玉潔孝宗特書四字於御屏而孺人似之豈非沈氏之母師陳氏之人瑞哉銘曰宋文信國係孤立君艱危夫蹇竟以身殉孺人嫠婦送死養生部署蠶績

廣雅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四
料理婚姻孺人曰未嗣續爲寶嗣者天蜚自負不小
四十年餘冰玉皎皎山有喬柯墓有宿草風氣鬱葱
雲霞圍繞同室同穴此心方了厥后大昌鸞書鶴表
晝錦夜臺日月長曉

荻溪王母華孺人墓誌銘

荻溪王君琦以本生母誌請陳子曰子母也而繫以
本生者何琦曰出後於節母華也陳子曰吾聞後節
母者仲子某也子何居琦曰踰三載而仲殤矣節母
泣欲絕祖母迫而謀之吾母曰若肯復以琦嗣耶吾
母曰節婦非直妯娌實姑姪也不子則母死矣敢惜
子乎於是琦始爲節母後是故別而繫之曰本生母
也琦出嗣業九齡髻而受書有知矣每過母母正視
睛不相屬索果餌不授髮垂耳不爲縮辮歲時裙袷

履襪之屬尺寸無所私不欲使琦知爲母也曰兒長矣若妮而就我烏用嗣蓋母之嚴正得大義如此母之族出於華七歲內璧後十年而歸國子太和王公生琦琦長宗人齟齬之訟不休琦徙他所太和公摯琦客金陵奔父訃歸視周身之具皆無憾卽悍宗亦無敢睨者然自此母之心形耗矣病中泣謂諸子曰一姑五兒三女老者老幼者幼貧者貧可奈何則又泣曰吾婦而家三十年能不得罪姑而不能長侍姑能教兒女而不能寸絲尺縷遺兒女可奈何則又泣

曰而祖而父俱以雌懦被凌吾不忍汝爲几上俎也雖然生子狼寧爲羊生子蟲何渠不爲龍琦也勉乎哉則又泣謂琦曰王氏自爲滕爲揚爲嚴而下以節婦稱者凡七人及汝嗣母而八矣誰爲請之而誰爲旌之是在孺子閱一日太和公至自金陵執手熟視趣盥漱遂瞑享年僅十歲琦之言曰自琦之出後於節母也生不養死不服而墓中之石復使其泯泯不傳則吾母死而死矣故敢再拜稽首而乞之野史氏陳子曰異哉琦之母也蓋有春秋魯義姑之風

焉昔者齊攻魯至郊有婦人抱兄之子而棄已之子
齊將追而問之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
也背公義而向私愛則魯君不吾養大夫不吾畜庶
民國人不吾與是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
雖痛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曰山澤之婦人
猶知節義魯未可伐也今孺人之出琦以後節母重
公義也又不欲琦使知爲母輕私情也然義姑得寢
伐魯之兵而孺人不能弔王氏闕墻之禍非不相及
也王氏之宗不齊將若也然調護內外卒使巢不覆
卵不破而琦有令名者誰之力哉銘曰荻溪之王實
甲於吳世徵文獻亦著家暮有母聖善女而丈夫推
子嘯節節孝兩扶玄廬長扁宰栢不枯此何以故曰
是惟王氏之義姑



國朝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四
四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合葬墓誌銘

贈光祿寺少卿餘姚侯居孫公暨元配史宜人

合葬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誥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繩齋許公暨元配閻淑

人合葬墓誌銘

誥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鳳 魏

公暨配張安人合葬墓誌銘



贈學憲達宇何公仲子君山暨配李氏祔葬墓誌銘

復吾吳公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太學敬菴吳公暨元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孝廉毅菴錢公暨配何孺人墓誌銘

孝廉署含山縣學事刻溪夏公偕吳孺人墓誌銘

茂才土征叔暨配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太學體全沈公暨貳室顧令人祔葬墓誌銘

養葵王公暨配沈孺人合葬墓誌銘

梅軒程翁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近潮薛公暨配林孺人合葬墓誌銘

貞毅三江王公暨配貞慈胡孺人合葬墓誌銘

太學董之汪公暨配孫孺人合葬墓誌銘

司理繩武何公暨配季孺人合葬墓誌銘

禮部尚書抑所唐公同顧宜人合葬墓誌銘

贈大司馬玄仗徐公暨配陳淑人合葬墓誌銘

門人諸慶源

君餘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贈光祿寺少卿餘姚侯居孫公暨元配史宜人
合葬墓誌銘

明朝以禮法治天下二百五十年來或歲久法變或
地遠法弛或情勝法曲若禮則斷斷乎毫髮莫敢假

借卽至尊宮掖之間恩禮稍有異同識者必疏諫諫而不能奪他曹又起而諍之以至謫萬里無所辭瀕九死無所悔如 神廟丙戌時刑部主事孫公如法是也初鄭妃始生子 上欲加封皇貴妃而皇長子之母王恭妃獨否閣部請立 太子不報又請竝封兩妃不報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日子顯母貴待元子立而後加封於姜應麟沈璟之請又曰冊封非爲儲貳因敬奉勤勞耳公疏曰如以嬰弱論 英宗方二歲 武宗尚未週歲今恭妃誕育元嗣已五年

矣立爲太子不過宮中一受冊文華一受朝而已而可謂太早乎如以敬奉勤勞論則王恭妃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而可謂敬奉勤勞者獨鄭貴妃乎且鄭貴妃所生乃第三子王恭妃所生乃第一子欲封貴妃必不可不竝封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禮之固然序之一定者也伏乞先立 皇長子爲皇太子以慰臣民之仰戴然後發冊竝封皇貴妃以昭朝廷之大公召復姜應麟沈璟二臣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羣疑定德意明宗社無疆之福端在於此疏

入 上大怒持七日將下司隸逮聞者皆爲公危之
公配史宜人獨無恐密治後事矢以身殉政府王文
肅嘆曰孫君膽大包身而骨見衣表一拜杖立齏粉
矣乃屢揭申救甚懇得旨孫如法出位竇擾語侵宮
闈狂躁當重究姑降雜職銓曹擬撫寧典史以聞
聖意猶不解奉旨改沿邊沿海請潮陽史宜人從繇
豫章抵潮絕不與民事但與林井丹先生遊諸文學
執蕪北面者餉之貧士則周之海澨多瘴癘公臥疾
宜人無跬步離左右疾瘥乞假歸閉關龍山與季父

縱讀古書庚寅復入潮則林公已沒爲刻井丹集以
傳當事者咨吏事公謝曰遷客羈人不敢妄對但勅
舍人兒掃除以待冢宰公乞休而已冢宰公薨公憔悴
治喪營葬北梅山誓墓不出會壬寅 皇太子册
立公拜而怖舞絕口不言羽翼之功日與宜人起居
九十母錢夫人甚驩暇則逍遙往來兩庄間客過從
輒網魚炊黍宜人咄嗟應之公性好施脩河橋古寺
脩築海塘脩梅市至浪橋官塘數十里移舟躬督甃
石爲周行本之皆宜人區畫贊助居多公捐館後

貞皇帝改元詔錄當年建儲諸言者天啓繼之宜人
因上疏請卹大略云臣夫本戇直首先抗疏 聖怒
之下星夜戒途觸冒瘴癘遂染沉痾一切藥餌之資
皆臣脫簪珥課女紅以佐之丁年被謫遽成廢人抑
鬱淪亡尚浮淺土與言及此一淚一血矣 上覽疏
特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夫婦竝與誥命
宜人卽編脩史鈎女也公曾祖燧正德時巡撫江西
以死宸濠之難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祖陞嘉靖乙未
廷對第二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父鑑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清簡叔三鋌禮部侍郎銖
太僕寺卿鑛萬曆甲戌會元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
書從兄如游文淵閣大學士弟如洵池州守公丙子
年十八總角中順天鄉榜娶史氏癸未成進士甲申
授刑部主事公貌寢而氣甚英每聞古今權奸專擅
者輒義形詞色戟手罵不休謫貶潮陽置利害死生
於度外豈望朝廷贈官廕子蒙身後非常之異數哉
公不喜作詩文恥與雕蟲角技而好托之詞隱所著
有春秋古四傳六卷廣戰國策十七卷將梓行於世

年五十有七無子奉遺命立弟如洵之次子以延爲
嗣今承廕合葬公與宜人在鳳凰山之塚昔夫子詩
書不言執而雅言執禮禮可以包易則防微杜漸是
也禮可以包春秋則正名定分是也孫公一疏明建
元良潛消匹嫡追維羽翼厥稱首功朝廷有執禮之
直臣而後宮闈無非禮之過舉是可藉手以見忠烈
諸公於地下矣銘曰孫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六品
而建儲一疏氣雄萬夫前星頓耀旭日全扶忠諫格
天轉涕爲都其儷隨之若鼓荅桴陵谷不改名譽不

磨此何以故是嘗執禮而貶潮陽其昌黎韓子之徒
乎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樵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峰泖以
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畱
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
書襪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
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
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
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
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

不為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
 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
 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即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殮廩
 饑藥疋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為善
 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桂陽
 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
 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為崖異
 喜獎掖善類而恥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
 衢萬家之市而含苞瑕類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恒

急難而人負之或寵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
 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
 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
 有所不欲不為當新鄭為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
 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
 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
 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
 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
 冠為魏令擢入北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

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
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謠頌榜之市老稚泣送
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
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排解酬應以談諧譚笑
出之而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
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
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
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曉相應
也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韻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

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
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
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
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峭岸不平之氣鉏冶
殆盡又陶冶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
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銘曰賢哉包大夫而
有二僻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繫誰成之唯乃婦之力
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教謂
余不信請視窆石

誥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繩齋許公暨元配閻淑

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戊辰加銜致仕戶部右侍郎繩齋許公考終里門春秋七十有八國人思之舉名宦鄉賢癸酉奉旨賜祭一壇減半造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公出處進退皆在百尺竿萬仞壁上郭外少季子二頃之產室中多張華十乘之書廡無粟馬室絕帛姬俗人嘆公如暫寄識者慶公爲全歸此唐元魯山次山兄弟獨行之流乎季子琢排纘遺事纒纒萬言而公數千

里外生面數千載後生氣覺奕奕尚在鬚眉牙頰間
故不辭而爲之銘公諱維新字周翰號繩齋故太岳
之裔也綿於郟城徙於萊陽再徙於堂邑之甘官屯
初用農起家至宗明公昇以易舉明經教成安子進
齋公廷用以三禮舉弘治戊午第一刺係德長子毅
庵公雲鵬舉正德辛未進士官憲副三子時和公雲
鸞爲公大父對揚公湘爲公考皆以 覃恩封中太
夫光祿卿如公官公生而疑偉聲如千石鍾少嗜書
從贈公村居下帷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己丑成進士

除澤州刺史穀踊民流公發庾廩賑之下壺漿哺之
病者起鬻子者還歲得不害吏民復業公曰大荒之
後非減獄訟清編審緩催科絕美餽則元氣不復悉
取疲民栽培而襍席之彈壓強宗案以宗範卑者不
敢媚悍者不敢爭肅然終身無譁者瀕行時囑昭素
黃太史曰異日當以循吏傳累公信非虛語甲午擢
司寇郎軹轍不得行乙未遷司農郎戊戌拜宛陵守
旋調吾松初至案牘蠟集俄且擘去俗規腴外中枯
爲禁狎遊嚴燕會爲定織造法定解官糧長自相授

受法爲定輓漕加耗法濬郡治日月河開廣以三丈
計南北門潮頭滾集郡前辛丑張瀛海殿元出矣他
如活失風夷數十人爲請當道遣官送歸死者具葬
復立碑誌之公政成一人倡率爲公立德政碑公曰
奸民能爲譽必能爲毀懲斥之而卽有乘隙擠其人
者公曰此又一奸民也并治之風俗帖然公嚴事宮
保平泉陸公京兆勅齋馮公郡守溟陽蔡公皆嘉靖
辛丑科同榜鄉進士也公於後辛丑二月初九日製
扁喧鼓樂踵於三公之門曰前六十年今日正是頭

塲嘔心文字時耳郡中推爲盛典至公解郡話別置
酒尊經閣下三公辭艱飲公手捧三甌粥進之其真
率篤敬如此所善章工部公覲董太史玄宰唐令尹
增城陸大行伯達及不佞一二縫掖輩五載不敢輕
謁公庭妄溷刺牘其他稍有唐突者公笑曰洋洋三
泖何陽鱗之多也僕非釣鰲客請辭邑中有聾丞力
庇之稱贖贖不敢借郡縣爲耳目如博徒鹽盜毫髮
無所假口稱大貴新貴人家奴力辱之無敢統綺見
也公初下車爲文矢於神詞甚危竦及去郡與所誓

無不酬者癸卯陞河南憲副百姓焚香泣送百里外
視濩澤一轍甲辰罹蜚語中考功法仍職如故公力
疏引疾歸慨然曰學道愛人豈論仕不仕哉乃聚俊
秀子弟日以忠孝禮義提撕之垂簾讀書雖遊戲翰
墨非所好也輦下疏薦日無虛牘會山西有回寇起
補河南道回賊喜盜珠公笑曰檄鬼神還珠而珠乃
敢累我發兵捕勦之不殲其種不已秣馬厲兵回膽
落先聲遞去公曰回貪橫必再來與白陽畢公經營
善後策凡巡歷供帳厨傳及交際餽遺峻却不得媚

置田七百餘畝使贍貧宗因以備捍寇戰守之助公
曰兵戎大事不惜歷歷分明之此老臣趙充國所以
報漢也故與畢公各自爲記以敘其始末癸丑 賜
晏禮部以公清廉循異居第一甲寅擢壘卿疏辭不
允是時公恬退之節在人耳目或以競進誣之公
叩闕卽行修舊隙者得乘間糾公鑄秩改南公又家
居者六年 光廟登極起南職方郎隨改右通政需
次當節鉞公不爲地除光祿卿當 覃恩獲封三代
公曰吾得以藉手見先公矣遂乞休疏再上重公望

特晉公級戶部右侍郎 予告得請謝恩後陳防禦
五事皆鑿鑿石畫 上嘉納之歸家杜口杜門日事
編纂著述者又六年至失明猶危坐終日聽人誦說
不少休聞逆璫建祠咽氣填胸遂昏卧不起通籍四
十年家食者半仕宦二十年奔走外吏者半拮据監
司浮沉冷局者各半晉九列登八座皆公身後名耳
蓋朝廷得公景星慶雲之用者十一四方被公甘霖
湛露之澤者十三而公以春風風人以夏雨雨人桑
梓反得其十六矣公性純孝幼遭郭夫人之喪哀毀

如禮庶母嫗巳子屢短公公事加謹析取硯田敝器
餘悉以遜弟所得俸入捐義糶以助貧寒置祭田以
奉廟祀立宗長以示勸懲昔房武幼壯爲良子弟老
爲賢父兄公庶幾矣故遠近胥稱之許聖人云公遠
陽一疏宮府震動卒以直道難行不得一伸其志感
激時事憤懣而死悲夫卒後五年禮臣例請得 賜
祭葬與元配閻淑人合祔禮也淑人先公四十三年
卒恭儉孝慈章章聖善如葬贈公則絕糜飲訓諸子
則嚴箠勅治鍼繹饗師賓梱政克脩女師母宗無以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加也公所著良園社約祭田事繇郡邑談若干卷藏於家若河東兵事略雲間案牘襍稿古詩草東郡故略許氏家譜吾鄉侍御五玉馮公爲公門下士已蒐較而刻之雲間矣西蜀王昭素先公亡余有後死之責題墓報公公門生邳州守成性蘇公代贄乞銘酸苦萬狀公之得士心如此公生卒子姓詳狀中不具書銘曰漢傳循吏屈指龔黃余謂不然數才子唐魯山次山風流頡頏千年之後誰堪雁行繩齋許公正堂堂清不市廉俠不市剛文章政事動以德將巧吏模稜化爲羲皇遠夷歸國哭於梯航旄倪撮土祀如夷桑其風可懷其淡難忘配享元氏元方季方元氏道州羣草芬芳菀爲蘭圃耕爲葑房招魂共葬其衆國香銘謚等級何必較量千秋不朽其斯謂能貧吏許公之壽藏乎

誥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鳳衢魏

公暨配張安人合葬墓誌銘

常熟鳳衢魏公歿十三年而葬去葬十三年而贈其
得贈以仲子浣初也遇 先帝登極恩贈脩職佐郎
國子助教遇 今上登極恩贈承德郎南京工部主
事又遇 皇子生覃恩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
司郎中配張氏繇孺人贈安人皆異數也至是吏部
君徵銘於陳子曰先子性彊項生不喜交豪貴人則
其歿也豈敢以貴人諛我墓報慈橋之新阡宿草一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丈矣隧門礮石而尚有待者何也則惟子野老之言
在公諱嘉謀字德卿一字爾有接近譜嘉生忠忠生
綵綵生琳琳生鶴齡鶴齡生僑是爲近慈公近慈公
娶錢氏生公公少貧張安人九齡來歸錢姑撫之如
已女私念公孤童羸露徭役追呼度小吏差可禦侮
方召郡從事觴而謀之里掌故趙翁不可公感悟乃
就外傳受章句家無書率從人借抄塗乙讀上口張
安人聞市聲動早起祝祝呼鷄猶見公呶吾燈火間
尚未敢欠伸思睡曰吾聞之呂氏不夜讀而爲魁人

名士者未之嘗有也二十許冠小弁爲鄉閭師二十
六選首補增廣弟子員尋食餼文章據經守古剗剝
浮僞卓有先民正始之音遠近負墻請益者鴈行戶
外非風雨不輟期公抗顏臯比發部擊蒙辨對依方
咸出問表甲乙藝文劾及立身立家之旨精明嚴苦
凜若大訓丹書學者稱爲鳳衢先生得弟子精悉付
張安人爲尸饗秋毫銖黍略無美藏供甘旨辦喪葬
公惟抱殘經數麓舌佃他方而已歲時一歸省張安
人擘小鮮炊清醪待公公先灌花木次掃階除然後

命諸子捧課奏奏課中程栩栩喜見顏色否則立輟酒罷食兩兒以此文奇進次公垂髫補諸生季公尤慧辨精出公指張安人謂兒曰汝曹亦知而父母孤微艱苦乎吾童時大母張日夜擁抱哭雙瞳忽墮地吾見之怖欲死賴汝母以養婦日在側飲噉啓居不言而喻大母始得活吾假館百里外華門甕竇孤寄郊墟風卷屋茅淒其慘淡吾念之愁欲死賴汝母歸姑闔扉而守提兒炙背簷曝間且乳且紉衣十指瘡疥縷血出不止汝曹始得飽暖不廢書吾曩者幾失

足功曹中思之慙欲死賴趙翁見呵始得褻諸生憤今汝曹白晳青衫而吾猶潦倒名場屑屑與羣雛索鬪老博士一塊氈將無誤我公丁酉病亡明經選不及待丙辰次公成進士張安人又不及見其稍慰兩親者惟墓前所焚三道黃紙誥書耳悲哉公長身美髭髯壇宇挺正中烏整潔胸中不知有負慚事橐中不知有無名錢先世遺故壤數畝饒餘蔬經營山北數椽饒清流老樹綦縞衡泌處之怡然古者驥櫪悲歌牛衣對泣皆公與張安人所笑也公剛直好面折

人短長肯首過者輒置之而最不耐人欺稍匿首尾
刺刺攻擊不少休晚年惡好盡之累痛書劄記自箴
異哉公也知幾其神乎謝朓指謝淪口云此中惟宜
飲酒賀若弼父敦居恒不慎臨難取錐刺弼舌出血
戒以謹口嗟何及矣吏部君天下才也追維好盡之
訓以代興之文人而能爲寡詞之吉人三復三緘抑
何其小心翼翼也夫立身莫如守身守身莫如守口
公豈獨教兒而已乎識微者早戢良規其亦可以免
於今之世矣是宜銘銘曰儒林丈人推上行才無衡

敵言律令明經未選困時命身後始膺三錫贈報慈
新阡松柏勁龍氣成雲豹文炳泉脉甘香土膏暈瘞
璧連珠同委順忍默平直提四印子孫寶之作魏鎮

贈學憲達字何公仲子君山暨配李氏祔葬墓

誌銘

儒避暑昭慶寺之東崦有客夜叩扉不獲見明發移舟來訪則學憲半莪何公也余聞公擇吉閩行迫矣何暇而入山曰竊有請於閩史氏往嘗嘆綸言失體則君諛臣銘言失實則人諛鬼某逡巡四十餘年而不敢乞先君墓中之石懼其誣也謀野而獲非子其誰按狀何之先自紹興繇汴京徙居上海之黃浦入吾明有廣者官憲副十四傳有西野公者官別駕

生鍊鍊生應祥官鴻臚生太學鳳巖公則公考也鳳巖公皤腹美鬚髯美食酒多男而公最孱弱又早失恃病時作時止罷去舉子業閱稗官書葺斗室於長生橋之北親故過從者指籬菊盎蓮款畱之肴五豆酒數行韋布衡門宛然古人風味也時學憲未就塾公手錄古文詞授之稍上口卽喜見顏色顧謂金孺人曰不枉汝十年來課兒於卧榻藥爐旁耳癸未病劇誤中庸醫手遂不起學憲僅十歲弟君山七歲金孺人含淚哺之教之皆補諸生有競爽之譽學憲公

久躡南闈君山負雋才曾受知於淄川白陽畢公堂邑繩齋許公戲謂兄曰吾曹恨不入棘耳入則橫戰三日夜擘漢摩空直一彈指事豈効而兄僕僕蹇驢背上乎癸卯文甚嫻不售志亦不少挫甲辰卧羸疾其配李孺人罄盡嫁時裝顓天請代竟死追暮自投於河姑覺而救之與姑周旋凡數年啣藥飲水拭淚眼相對耳學憲官南京馬曹迎母并迎李李病不克從越匝歲暴亡彌畱時猶念姑不置姑至今亦念李不置也學憲公與弟少同孤長同學又復同志黽勉

食貧相勞苦嘗謂余曰吾嘗行南郊望見廢圃中竹
枯梅偃風憂憂有聲似吾弟之嘯詠而來也吾讀其
遺稿秀慧而多寒促似有宿讖也吾展其篆刻則秦
漢書法則晉唐畫楚楚有致山巔水涯似吾弟可呼
而出也嘻痛哉陳子曰公無悲公三拜官卽三拜

天子之勅命其文甚核而詳初贈武選主事再贈車
駕郎中三贈提學副使其報父也至矣弟歿卽命次
子爲之後弟婦歿卽娶李之妹爲媳其報弟也至矣
雖母安人前請旌而李氏之旌猶有待然學憲公才

品名位如日方中異時上狀於朝以雙清表厥宅里
何難哉何難哉學憲公改卜新墓於鶯竇湖穆位則
君山萬仞之夫婦祔焉銘曰公之生也不出戶限而
其歿也改卜於鶯竇西壤之幽宮公之生也不沾寸
祿而其歿也王三錫命龍文犀軸焜耀於馬鬣之新
封旁有穆位仲子婦從談笑而侍偃僕而恭水深土
煥木挺碑穹鬱鬱葱葱以衍何氏之後祿於無窮

復吾吳公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君諱文煥字仲闇自號復吾居士君少韶慧有大志
目不識鈞石衡量好深沉讀書游南雍爲司成所賞
識而輒以數奇不售會倭奴躡海上君父盡室跳去
勢小緩君自畱都間行視丘隴而還橐裝燔劫盡矣
其父鬱鬱疾不起君拮据治喪葬撫事二弟嚴事伯
兄卽內外細小咸受成約束旣櫛戶亦不復問田園
邸舍肥瘠老而栩栩出入無間言吳故名族其指以
千計君吉凶會食顧孺人仆尊析俎務令人人盡驩

或春秋饋祀則又手潔鼎竈率子弟次第從君荐蘋
君老矣猶拭袂飲泣也君受田僅數頃首以完公賦
歲小惡破格蠲省卽他時亦不欲按額取盈而顧孺
人亦宛轉助焉君嘗謂顧孺人曰丈夫鬚眉楚楚何
故日與竈下婦老死握算埋入錢孔耶今子姓具在
計無若以經術爲菑畚則又呼三子而告之曰吳氏
世受儒不者舍儒而夷氓隸縣伯州尉且得提三尺
組追呼之矣勉之自是程督不遺餘力輒擇諸儒宿
學爲之師君課藝文孺人課酒炙而嘉佑以丁酉舉

應天薦是冬伯子鼎官湖廣羅回尉仲子佐又以廢
疾復起里中皆手額賀君曰天無親與善人其吳翁
之謂乎公謁選授都事旣歸州大夫以賓射禮虛上
坐迎君君強而後行第自集故所厚善爲高會嚼花
酌月彌夕忘倦又雅好爲吳歛不去口客退手一編
且吟且諷或屈指古人興亡是非得失及先輩文采
典刑滾滾皆可聽與人交多懽少忤卽最睚絕不敢
以狎色進亦不喜爲軟言夢語以事人居恒祝曰吾
無他願願以異日享大耋度爲子者六十爲孫者四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十爲曾孫者亦二十團圍參差繞膝下左進杖右進
觴卽鈞天華胥之游吾不與易矣庚子君果稱八十
翁宗黨賓客輿璧束錦爭爲詩歌以壽君而君亦神
王善噉飲未幾忽以疾發捐館舍其前語若成讖者
異哉吳氏隱脩默行天大其門若投桃反李指顧可
必被晝錦而光夜臺其在孝廉哉銘曰而幾百年而
閱三傳帝司福權善人不愆耦從於阡宅燠土堅子
孫繩繩祿駢駢墓宮吳鈞光燭天

太學敬菴吳公暨元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吳長卿過山中問余曰子思言無息曾子言知止兩
言皆訓世而若相反者何也余曰無息乾卦也知止
艮卦也然得山之艮者可以救天行健之勞子見日
出而作之爲乾亦知日入而息之爲艮乎健非大賢
聖大英雄不能而止則人皆可以藏拙太史公云文
景之世黎民新出湯火老人嬉遊市中如小兒狀此
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豈異哉長卿曰甚矣其似
我先府君敬菴公也府君沒若而年覓地不可得頃

以夢告得吉壤於漕頭塘擇崇禎丙子某月日奉金
孺人同窆葬矣先生其賜以墓中之石余曰子之鄉
善文者多上袞巨公而奚以屬之余長卿曰某宦拙
親存不能捧進賢冠壽之堂上親沒豈能乞進賢冠
之文榮之地下乎謀野則獲非師而誰按吳之始祖
南渡時從山東徙句容國初有慶者又從句容徙婁
江之茜涇鎮七傳至封中書養吾公聚族者千餘丁
矣養吾有子曰慎菴公以隆慶庚午辛未聯捷繇中
書選御史御史與江陵奪情左謝官歸先封其父如

中書則公考也公兄弟九人行第三諱某字世立號
敬菴娶允清金公女爲元配性端凝寡言笑諸父昆
弟環居者聲嗽相聞孺人屏翳一室聞然若無人生
子女皆殤庚辰公負篋南雍舉長卿於金陵之旅舍
長卿七歲方讀書通敏學兒弄公聽之而孺人操啣
轡頗峻曰吾不忍愛恣爲衆人母也長卿十四游州
庠是年御史捐館舍諸子皆少孤孱弱有修鄰者將
卵而瑕之公慨然曰葵衛足葛庇根草木且然夫夫
也忍以吾兄六尺孤碎之羣不逞手乎乃出與訟者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挺相詰至終歲不解其後訟白孤子與宗人始稍安而公掃索已垂半且落拓好客好遊好博奕好營土木歲入多不支金孺人部署女厮輩篝燈繚繚佐之又不足則借貸子錢家宅垂成而責逋者歲歲麇集手創美田廬久且化爲烏有矣長卿寄食外家而公亦借棲弁山之來玉閣家無奇美人不堪其憂忽戶外有告急者至捐餅儲尺布立應之或其人狡獪內慙不復來來則信如初卽後且術敗不較也客曰公不負人人負公盍搜索遺餘以寬眉睫之急公僥而

笑曰吾善忘人與券不復省記誰何已矣家雖貧故有孺子在時太原瑯琊諸王子弟上者龍鳳次亦不失虎豹無才地者不得與烏衣之游獨長卿爲王文肅父子所奇重婁人士因以加重公長卿出試必冠軍賞拔於芝岡熊公壬子中應天榜與金孺人稍稍有寧宇矣壬戌下第後決計乞苜蓿之養濡滯京師岳石梁開府順天奴酋猖獗灤州虛無官選者逡巡却不赴岳公笑曰吾有意中人婁江吳長卿八面才可急使也咨部不數日報覆旋奉 旨趣之行海內

傳其小就大詫以爲異聞公曰兒親老可擇仕耶邊
事稍寧部中謂五馬專城外臣注授不可訓未半載
罷歸公喜曰吾得一子矣公徒步不乘輿不策小駟
一歲強半浮家於吳門吳中游冶郎望見者爭來交
驩公指曰封翁老而類嬰孩易與也罄其貲乃釋去
長卿於是買山塘之廢園而以乙丑赴德安判公曰
官舍如鹿圈而以圍我乎長卿不敢強但奉金孺人
偕焉丁卯長卿移衡州郡丞未及朞而孺人訃至長
卿奔跣還山塘戊辰冬公忽曰此中無可樂吾其彈

思歸引乎俄復返婁江僦資園之東籬以居辛未長
卿釋服丞漳州守銅山銅山一孤城三面濱海紅夷
海寇圍城七日夜方解長卿匿不使公聞之曰太公
春秋八十六矣忍使之眠不交睫食不下咽乎已而
漳州商販婁江者言甚悉公見閩中敘功疏則輦蹙
不自怡已見彈文輒又喜人不解其故公曰有功則
子畱無官則子歸吾今日又得一子矣甲戌春長卿
馳至家公從卧床躍起如平常而父子喜可知也又
月餘長卿親承承訣一切含殮周身之具悉無憾鄰

里故舊三黨強近之弔唁者嘆息不容口吳翁福人有子矣公飲不渝數合食不過半升孺人節約有法起居飲食有常度公得無內顧憂自孺人歿而公之日用半與雀鼠共之且有食其食衣其衣出門椰榆之呼爲痴翁者公自負不痴而生平諸相知亦無以爲公解也晚年兄弟亡其六日與季弟寢處同飲食最友愛坦中直腸不解握算不曉鞭笞不耐爲齷齪小謹與人談不知何者爲雌黃何者爲青白眼何者爲客何者爲主或主坐而公立或少年子姪漸漸去而公獨畱媿媿立竟日未嘗見有欠伸疲頓狀八十後早起灌花藥巡行籬落庭除間星月露頂霜露沾衣而後始盥櫛少頃長卿上食畢婆娑出門行矣如是八十有七年考終牖下自少不學道闖闖然與世相委蛇天資寬厚暗若與道合蓋遭際五朝之昇平而機事無所用之也長卿識得此意漸老漸澹漸覺肖公之神情居官不爭功居鄉不爭名薄產分授三兒後閤諸媵婢一朝俱遣去曰吾所急惟兩親埋骨地耳葬親以後但願耳不聞兵目不見兵口不

談兵率子孫歲時上太公冢而讀書負錡於其間足矣丙子二月長卿夢隨封公遊隴上有庄農數人治塲築圃從公後封公指示長卿曰此汝父新居也次日跡其地歷歷分明如夢中往來路遂定新阡相冢人過而嘆曰異哉此天授非人力也陳子銘其墓曰世人蚩蚩動而好爭文者筆辨者舌勇者兵三端交戰如蝸有國蜂有房蟻有城磨牙布距而不得寧南華生端坐笑之曰盍不尋夢中栩栩之蝴蝶而狂心輕學六月息之鯤鵬而怒飛九萬里之豪氣乎老痴翁薄利名壽者相聖人氓生則婦相之一斗酒一棊枰沒則婦從之土纍纍栢青青盛德必報天眼明人如此世界清乾乎良乎健乎止乎請質之無懷葛天吳先生

孝廉毅菴錢公暨配何孺人墓誌銘

吾友錢侃臣從如臯遣子捧書幣馳告陳子曰自惟先考妣身後家運中否禦侮百端拮据草土甫就一坏未暇及兩尊人墓中之石遭兄繼喪爲撫其遺孤者若而年幸有成立且喜寒氈無事因追憶而洒涕書之以誌銘累先生不敢虛飾以貽地下羞也按公諱良輔字德卿初號毅菴錢之先係武肅王裔世居武林入明洪永間有諱文通者徙松郡生孟津稱名儒食餼以貢例入南雍困貧病不能還殞雲陽道中

賴一同舍生歸其旅襯於馮孺人葬之馮孺人撫藐孤侗儻亢宗推江淮賈中祭酒是曰松溪居士竟以信義起介石公云松溪九十有六終介石公居喪猶作孺子啼生平篤嗜典墳試輒異等九上書俱見格晚以廣文教授豐城會稽間公其長子也公縮髮能讀父書十七補諸生以父爲師時介石公擁臯比公執經操觚爲諸弟子先以莊見憚介石公得優閒與二三知己揚扆風雅觴詠甚適也公娶何孺人賢父太學晴海公母卽少宗伯幼海公之姑夙嫻於家範

旣歸公屏去珍飾不習時世粧朝夕勸學且讀且耕且治家人產拓故業而息之介石公無內顧以明經出就選人公讀書聲與何孺人緯車聲相和也短榻孤檠永夜不寢出帷帳浣之突烟如墨矣公自此才名赫然爲郡守堯山臧公督學使虬峰謝公所知有國士之目甲戌介石公解組數年餘疾作公走他郡延名醫戢身藥裹間竟不起號踊幾絕慰者曰君死孝獨不爲祖母母氏地乎因勉強啜糜隨杖而起祖母沈篤老病且殆宛轉裊褥間公親爲反哺爲抱持

爲代櫛沐理蟣虱左右有見而飲泣者俄以承重喪三年始得與何孺人專奉色笑於蔣母蔣母奇嚴何孺人精心善氣迎之相得甚驩壬午母壽七十公中應天榜報至賀客喧填并上百年之觴公潛然出涕久之蓋傷介石公之不獲見也五上計偕策蹇衛披故裘神采甚旺同社高才生不量躡之公批亢擣虛人人皆靡旗仆轍而走蹭蹬久之或勸公盍出而屈小吏公俛首笑曰尊鱸味長雞肋味短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養高謝客間取岐黃衛生方讀之日與蔣孺

人躬行節儉教戒其子弟凡登壇握麈而談性命之書交遠遊大而關說戶外不急之事公掩耳置之卽何孺人亦且笑謂公曰釜中塵何如守錢虜乎未幾何孺人與蔣母先後病逝公哭之過情遂成不療之症岸偉雄姿僅存皮骨易簣時猶能行數武命家童以本草進簡閱移時泊然而逝幾於得道者坐脫立亡異哉公生平謹取與重然諾尤篤於親故義不忍存亡易心仲弟峻巖者侍介石公於官中道天公撫其孤子勝於己子遺孤亡又命以次子大忠嗣之女

兄適楊氏卒捐已貲經紀其喪同祖女弟受富室聘
至期且更爲側室公奮袂與之爭償以橐裝富室高
公義不敢強其後女弟得配司訓練溪茅公茅公嘗
密寄數十金於公所茅死公往奠懷金跪置之靈前
故封宛然其他如回山楊君文閣陸君沒後爲翼孤
治殯庇免其踐更之役今僉能支撐門戶薄產不化
爲烏有者秋毫皆公力也侃臣登辛酉鄉薦織言微
動擬古人自今以始如魏文靖海忠介從學博翔起
以光昭先世之令聞公與何孺人俱不朽矣銘曰武

肅世裔居錢塘洪永之間徙谷陽經明行修德全昌
弘開絳帳緘青箱父子策名耀重光伊誰贊之曰姬
姜孝女嫺睦爲義方永言勿替終永臧高冢峩峩水
湯湯土肪堅實松栝香佳氣鬱葱福未央吾題銘詩
瘞其旁掃除隧道躡虎羊螭碑鶴表懸龍章

孝廉署含山縣學事刻溪夏公偕吳孺人墓誌

銘

廣德夏無埜與其兄長卿齊名交遊徧天下而獨以
兩親墓文遠徵於陳子無埜曰孤生甫弱冠而失吾
父甫踰壯室而失吾母母在不敢齒葬事恐挑哀端
迄今而始得卜壤合窆同穴敢以不朽請下執事按
狀公諱之時字士寅別號剡溪居士其先鎮撫公家
於桐九傳而至樂軒公松樂軒公七子其季爲東橋
公熊皆以良心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橋之

弟曰小橋公娶於濮舉二子長卽公也公少慈嘗嬉
藥欄間曹耦探殼卵而公獨弄槎枿如架小屋狀東
橋翁遙見之曰此吾家堂構兆也教之習帖括搖筆
而成滾滾皆驚人語孝豐吳道隣聞之曰少年亢宗
無疑許字以女而大司馬公亦以汗血千里目之公
沾沾雅自負才縮髮試童子第一尋復博綜羣書古
今文皆奇瞻從橫有總干山立之氣督學馬使君奉
詔選明經拔公爲舉首旣入成均大司成具區馮公
曰此國士也不當在弟子列丁酉養淳朱公臺山葉

公典京考反覆五策贊嘆空羣卽賈陸幾且鼎足矣
再上公車旋奉父諱丁未吏垣陳公得公牘取冠戴
經主者抑置乙榜陳公欲以東平守推公公謝曰請
賈餘勇再戰南宮姑受舍山縣教諭令君率子弟橫
經捧手負墻而請者虛往實歸爭恨得師之晚一日
赴令君飲持盃假寐撼之逝矣古有坐脫立亡者儻
亦類是歟吳孺人聞公訃仰天叫嗷矢以身殉公宗
長拭袂而慰之孺人寤強起治喪多絜考亭禮一子
孝謹有文學卽孺人勸公置造顧孺人所舉無桎君

也父子絕不問齷齪生計綜田廬謹蓋藏孳牧畜以
及女厮庄客筐篋米鹽之屬悉稟成於孺人部署犁
然而拓產駿駸倍於曩昔公仲叔夜死於盜刺史驚
吏也坐公伯之子以弒鈴勒蘭溪翁爲證曰若不大
義滅親我且禡若兒公戟手指天曰以莫須有三字
誣殺兄卽三公我不爲也刺史忿悞甚蔓公訟庭中
俾疲於道塗無暇就省試已讀公遺卷拍几再四曰
有是兒吾無如乃翁何矣公痛族兄死非法撫視兩
猶子恩隱周渥遠近聞而義之封翁卜墓青鳥家言

不利於季公曰子孫貪非望之榮而暴久不瘞之骨
鬼神有知行將恫我葬如初母寡弟幼公奉之隨司
馬公楚臬中竟夜呶唔不絕聲幼弟學成登壬子賢
書是爲應山君應山君多逋孺人慇懃公緩急之又
時時通肴俎以遺其女應山君母事丘嫂父事公卽
笑言啞啞語次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公好施孺人亦
以通窮接絕爲快姆奴貧嘗倚爲外府稍不閑於禮
面目蘄然卽百方獻諛瞪視弗顧矣公弱冠稜稜有
鐵骨不怵禍福亦不阿邑豪貴人親故招飲輒赴飲

輒縱談古今治亂邪正向背之故往往能窮究其根
株描寫其情實壹似齒牙間別撰一部人物志者假
令得時逢年非借箸畫笏慷慨辯難於殿廷則與當
世大儒雜論異同於虎觀石渠之下衡量膽識豈遽
出孔穎達陳全甫下哉若孺人廣開媵路得無桎君
以昌夏後又勸應山君夫人挈媵偕行此王丞相謝
太傅不能得之於其家而公得之於孺人周公召公
尚不免於小有言而孺人能推二南之風化行於其
姒豈非夏氏之關雎騶虞哉是宜銘銘曰有越大儒

若狷若狂遊戲生死又若至人之坐忘有儷名媛德
音孔章不妬不嫉以造夏氏之宗祊水抱山回龍騫
鳳翔松括萬道獅虎兩行紫氣蒼蒼後福未央過而
軾者請視銘詩於君子之堂

茂才王征叔暨配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瑯琊王氏自大司寇元美奉常敬美主盟文苑提挈天下士士輻輳歸之談說其家世與其子弟之文采風誼不去口而征叔之歿也識者尤不勝埋玉沉珠之痛征叔名士駢爲奉常章安人所出秀骨采采眉目如畫奉常抱膝上時出以誇客而溧陽史繼書官金吾一見字以長女女殤而次繼焉征叔束髮單思經史肩隨閑仲劬文義豔發多無師之慧時閑仲三試三冠軍而征叔後出爲州郡督學使所賞名差次

甲乙人謂第五不減驃騎閑仲笑曰將無火攻伯仁耶征叔才名旣噪又當議婚年少如冠玉史金吾指示宗人曰王家郎直從玉宸香案間來耳史故俠素性豪上其贈遺奩具極一時之盛舟車啣尾媵娣如雲而征叔處之泊然折節下士距戶讀書如故也征叔好文又好古凡奉常所賜法書名畫瑗璧鼎彝環列左右出游吳市聞史金吾視其目屬者應聲購置征叔性豁達無矜莊鄙吝之色篤友嘉昆不難割贈少善病與史孺人情好靡間有荀奉倩之致甫匝歲

病瘵死史孺人年十七以四十歲卒一女嫁顧懋康翩翩佳士也墓去祖塋折而西南可半里卜丁巳冬十月之晦合葬焉同兄弟皆單傳無可嗣待嗣而葬歸骨無期掃除之役閑仲命其子瑞國任之兄葬弟侄祀叔絜於禮家言合矣余嘗遊瑯琊兩先生之門問伯神鋒太峻逸季通脫自喜獎名譽慕風節俊辯生風清論格物此司寇子弟之家風也亭伯慎密閑仲恬厚淵季簡儉征叔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推挹而無彈射有遵晦而無橫飛此奉常子弟之家

風也人謂司寇瀟洒如僊吏奉常華整如天人余謂
司寇之父子如公西華奉常之父子如曾哲若使征
叔而在與閑仲頡頏相師友爲楊氏善恭家爲李氏
花萼集又不然與史孺人伉儷終年何羨子晉蕭史
哉夫瑯琊兄弟才太高名太重官伐門第太盛祗金
履采傳圭接黻太久而征叔適當傳薪之火再實之
花其夫婦遂以中道夭折理固然矣獨以史孺人之
苦節小不旌於閭大不表於朝兒鮮芝蘭壽同蓬藿
凡人間實枯名腴早瘁晚榮如老蔗境如古柏行舉
無一有焉此閑仲所以哀而憐之手爲狀而以志請
也若瑯琊先世自永嘉王導以及大司寇奉常有目
有口皆知之不具述銘曰名士下帷名媛卧閨生平
不能越數步之地而今乃寢處於垝莽無人之野枯
霜稿月而魁狸夜趨稍折東隅有丘畢如有木鬱如
是爲大司馬之墟司寇奉常儷德以俱魂氣隨之竝
笑共啼夫孰知有生之可戀而從死者之非歸奚其
悲奚其悲

文學體全沈公暨貳室顧令人祔葬墓誌銘

常熟沈春澤才子也善病畏人眉無胷臆間墨墨有不怡之色今冬苴經造山廬以父母墓石請叩之則黯慘嗚咽淚落紙上已讀其排釐行實又字字血也嗟乎此其故難言矣沈氏自全吾先生諱應科者起家進士官沂州不納鑛官廉州不採珠官閩臬叅粵西負節鉞之望不戀官浩然堅請歸沈相國李家宰數四畱之公曰有孫無官有官無孫蓋爲春澤也初體全公少瞻文詞偃蹇童子科二十三始隸博士籍

先生曰兒不與寒士爭進意實賢之已聞治家肅事
母孝居喪哀交知多長者負笈太學上公車恥闕少
年場與狎大人游才名日騰蹕都下先生曰吾一官
獨行萬餘里其得甘寢而下食者有兒在也所恨者
近壯乏嗣耳於是馳書屬公置副客有言隣翁顧氏
有女父農丈人也而莊慧多賢聲十六始歸公以荆
芻見羣媵紈綺者嘲侮之然非久有娠矣比時公恐
媼見嫉戒勿言而令媼裝爲產狀及期舉子裹血投
腹抱中媼寢密室重闌而顧令人則強起盥櫛如

故旣彌月媼抱兒出見賀者履綦觴犖相錯而顧令
人終日侍立屬之乳則乳屬之行酒則行酒媼乃大
安而顧令人亦私喜兒可無恙無何體全公死族人
以言撼媼曰是抱異姓兒媼不敢明言爲顧出也意
色窘索有說者曰朝廷封母先媼後生何苦自諱爲
媼不得已從之而自是不能無介然矣第顧令人通
敏畜牧蓋藏刀尺酒漿悉如法無纖毫可釀爲罪端
而又時推遠兒流盼不相屬嘿嘿匿情者數載餘羣
媵挑之曰顧氏挾子輕母有後言無妾禮媼面熱遂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四
欲甘心母子乃出避村塢中殘幕短檠敗繒蔬食凡
三年而後歸歸又逾年而忽以病卒生平禮佛外絕
不知有珠翠絲竹之樂心志蟠屈與愁首尾而已春
澤泣曰嗚呼孰是母也而竟死也孺子甫四歲而父
見背藐孤之爲肥爲瘠爲甘爲苦父知之耶父不知
而母獨知之而母又死矣藐孤之愁而病病而起今
日之爲鬼爲人異日之爲鼠爲虎母知之耶母捐軀
爲孤祖捐官亦爲孤孤存母亡母亡而吾祖又亡天
乎嫡也其何以報先君子於地下哉雖然似無若嫡

母之愛孤也夫攘人之功以爲功漁人之名以爲名
腹人之子以爲子雖不必實不可謂不愛也使羣小
無讒言嫡母無我相則螺贏之祝宛然尸鳩之哺故
在而豈至命等於絲毫身輕於旒綴乎今春澤戴嫡
無間而特以父不奉提耳之言母不及執手之訣哀
哀憚人亦孔之疚矣陳子曰孝哉春澤此詩人之哀
而不傷怨而不怒者也春澤爲諸生負異才博異書
功名廢聞旦暮邀 天子之譽命以貢二人則顧令
人且將藉子而顯夫陶侃周顛之母皆妾也特含茶

陝西公先生集 卷之五 四一
茹辛不如顧令人耳銘曰父艱子幸舉雄母哺子嫡
勉容失怙恃兒途窮哭漣漣不有躬跣而號築玄宮
天非遠日再中置虎羊蔣杉松恩綸書賁始終詹尹
卜出三公

養葵王公暨配沈孺人合葬墓誌銘

武塘王佐之之葬父母也墓木拱矣而壙石闕焉曰
顯親揚名必得 君相言然後可聞者疑而迂之佐
之曰人各有志如馬少遊得少爲足乘款段馬御下
澤車以衣食裁足爲幸此新息侯之所掩耳而陳元
龍推之百尺樓下者也客曰如河清難俟何佐之笑
曰重耳十九年在外而霸晉勾踐二十年生聚教訓
而破吳人苦無志耳志豪而氣壯雖鬼神猶將避之
況功名哉且君子實有夢徵矣初艱嗣吾母沈孺人

欲爲置副堅不從踐更入京師夢神人端笏而告曰
爾多冥行定誕佳兒時至矣寤而驚尚恍恍如有所
覩歸暮年而佐生父子頗以此自負度不落落入後
也公諱周官字存樸號養葵其先大梁人南度移家
於華亭數傳至東溪翁卜居嘉善舉三子公其仲也
垂髫侍母疾寢食俱廢有孝童之目長娶名家媛亦
曰沈孺人同心樸儉拮据致饒給每事兩尊人購甘
毳而薦之病則厚幣迎醫上章請代歿則廬墓感產
芝之祥謹愿坦夷惟恐有怨惡於鄉黨寔隣以陋室

求鬻四壁穿射矣公倍價酬之而彼屬饜無已時訟
於官官不直其訟公多方周卹之使滿意而去東溪
翁續娶史氏酷悍性難近公曰繼母卽吾母也沈孺
人曰繼姑卽吾姑也將迎萬狀務得其驩心史氏生
子宗好狹邪善敗公泣諫不聽強貸苛索如取如携
絕未嘗幾微形於意色其他廩餼人瘞暴骨捐橐毀
券不復問其誰何者甚衆丁清惠公嘗云王君實心
行善我不如也佐之爲諸生有瞠目一世之意醉經
攷史大放厥辭主盟竹西社與海虞錫山武林諸作

者各建旗鼓多英儒之遊已聞顧涇陽高景逸倡道
東南則又趣佐之負笈往從歸以所聞告公喜謂沈
孺人曰兩先生當代偉人而孺子獨蒙印可不汝瑕
矣吾可以弛啣轡矣於是幅巾草屨逍遙於城隅水
涯自稱東臯布衣翁忠信篤敬口不道纖嗇言目不
喜見貴遊猥薄子皈依竺乾之教以出世爲期甲辰
朔忽手書云望日我當觀化至期盥漱誦大悲數聲
而逝沈孺人徹日夜悲號遂不起生如良友死如道
伴其麗居士夫婦之流歎初佐之與今相國抑之聞

府康侯少同學長同社南北夾河而居里似荀陳交
如莊惠乃錢公兄弟皆早達而佐之躡躡敝貂羸馬
間猶慨慷自負不少挫竟以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
士隣父老見車趨人馳填賀衢巷嘆息而艷美之歸
德於王公沈孺人者無異疇昔之額手錢氏也佐之
宰休寧謝過客不納密脩荒亂興革諸事宜綢繆而
有法班教諭俗卽古循吏何以加焉奏滿司封望隆
中祕邀 聖天子之綸書於畫錦表錢相國之袞筆
於夜臺顯親揚名崎嶇三十餘年而始酬大願神人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夢告豈罔公哉銘曰王氏樂丘輪廣坎深耦德共穴
厥因國琛生有神人之吉夢歿有天樂之異音前三
十年而合葬隧道之松檟垂拱後三十年而通顯墓
門之蘭玉方森袞而史表諸陽野而史銘諸陰宜爾
子宜爾孫積善者餘慶有志者竟成後祿穰穰以邇
雛鳳之集於庭

梅軒程翁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蓋程氏有壽種曰梅軒翁曰朱孺人翁壽八十有一
朱孺人九十有四其長公曰爵先孺人捐館舍然已
稱七十三老人矣諸子前葬長公而翁與孺人以需
次諏吉猶有待焉至是遵遺命擇九月重陽日合窆
三塘山之遺兆中書君夢暘奉許文穆公狀請銘於
陳子陳子曰異矣夫程君之事親也世俗之送其親
者不過極帷帳翬之盛爲死者光其稍有識者或
輦贊通人之門借銜鑿石爲生者耳目然不終日而

其封存其器亡不再易世而銜與骨皆朽矣君何取而屬之陳子且許文穆公業有狀矣中書君曰此正不願以世俗事吾祖若母也古者采風於野以其副上丞相然後上之史官文穆相而史子野而史何擇焉陳子唯唯無以應許之銘按狀程之先太守元譚公起晉總管忠壯公靈洗起梁又其後杭公遷臨溪春公遷黃泥七公遷榆村凡二十傳而入國朝爲石崗公現是爲公考石崗公娶吳氏生三子公其季也翁諱繡字文之六歲喪母孤苦受書屢試

輒蹶石崗公授之錢二百緡追爲賈翁熟謀之朱孺人孺人曰世安有丈夫七尺而墨守蠹魚又安有駿馬千里而戀戀棧豆爲者且父命也子決矣請與子十年爲誓子必無反於是脫簪珥付翁翁復召長子爵俱走吳會江淮間幾十年而起家又復從梅溪桃城卜之神神告吉其奇美且過望是時爵娶婦於孫饒裝遣悉傾婦裝以佐翁轉子母者又十餘年而族賈推爲祭酒矣翁腹算口占能驚其老輩又善與時消息知貴賤穰惡吉凶之徵部署羣從事寬仁好施

四翁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四
豁如也當桃城從歸州人空城祖於郊翁置酒高會
三日而去去之日有泣下不忍別者翁歸謂朱孺人
曰富不如德吾滋信矣公好爲德於鄉而朱孺人從
旁史之甚力孺人端靜識大體啖麤衣練一切以纖
儉淡泊爲宗翁治養生家言不善食酒而性又好客
履綦如雲竹肉若沸或非時召具輒咄嗟取辦朱孺
人手中翁以此得豪舉聲而朱孺人獨以翁嗣未暮
爲念選名媵進之翁年六十有二而舉第二子字曰
老壽七十而舉第三子字曰七壽七十有七而舉第

四子字曰八壽朱孺人抱羣兒置翁膝上眉目娟秀
且笑且啼老夫婦更相含哺口試句讀三子牽衣嬉
戲竟不知誰伯誰仲誰子誰母及八十許文穆公觴
翁於新堂鏗金垂魚徵歌矢誦者傾遠近肺腑上客
翁乃聚族而謀曰老人傴僂八十矣豈遂意至今日
初十七出里門八年而後反能使我忘內者婦朱使
我忘外者子爵使我挾貲斧而忘貧者冢婦孫爵朱
所出也三庶孽朱所造也今老而傳政庶受三嫡受
六爵涕泣堅謝請均之三庶旋相讓哭失聲朱孺人

曰爵賢哉正得我意中事明年春翁示疾吉祥而逝
朱孺人後翁十六年亦以考終孺人嘗夢緋衣子入
懷乙亥陳氏舉夢暘善與夢合嫡不樂收養孺人夢
神人呼救者三轉匿之朱氏內家長補弟子員入太
學通籍中書稱亢宗已當翁六十時長翁爵已佐翁
起家朱孺人卽不妬獨不爲已子地乎孺人不難擇
副以廣翁嗣爵又不難均產以成母志此神人賜之
夢暘旣已報爵且以報孺人也孺人去爵死若而年
夢暘與諸從父兄弟親啓遺兆而合窆之凡可以光

揚翁與孺人之令聞者惟力是視則曩者緋衣入夢
豈偶然哉翁治石崗公喪拮据爲伯仲先行營新建
於胡賈山哀易成禮晚年負宋廣平林處士之癖自
署曰梅軒卜藏三塘圖與經合陳子曰我志程翁益
異焉翁徒手而擁素封一奇也好養生而多男一奇
也多男又多壽一奇也朱孺人偕踰耄及期一奇也
孺人不妬長公不貪一奇也一處士而能姻婭皆上
公列卿一奇也卜之神神若響告之夢夢若響一奇
也鄉袞狀之而布衣志之一奇也甚矣程氏之多奇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五
也銘曰子孫四世合之得四十有六夫婦雙壽合之
得百七十有五繁英駢枝厥實難數歲寒不凋居然
碩果婚媾△張閩閩鄒魯非誦則絃非纓則組生同
室死同土山若展冢若釜掃隧道列獅虎啓後人繩
祖武

近潮薛公暨配林孺人合葬墓誌銘

閩中華斗薛君訪余白石山豪於詩能洪飲不至醉
語次父母輒汎瀾久之已則苴杖稽首以志請余曰
君之族文章烜赫有聞於當時而何以老癯山澤之
言爲公諱以道字萬有號近潮處士薛之始自唐時
隨王入閩居福清化南里之澤岐其後文正公又遷
岐陽樓前至公已八世矣公蚤喪父甫七齡弟三週
月母翁氏抱而哺之纍纍兩孤雛也有叔氏金山公
護愛如已出稍長倜儻有幹局豪傑鄉三老不敢以

孺子狎視公娶林氏林故名宗嫺內則及笄歸公會
家難焚蝟產挫不能支糧無宿春竈無突烟孺人脉
脉相對無幾微愁嘆聲因計議爲客遊裘裝麓具而
倭奴闌海隅巢居經年且奔且避竄山谷櫛風露林
孺人勺水不入口忽爲寇所邏勒金得脫脫歸家如
洗復徙居三山公志操彌挺雖窘迫未嘗乞憐豪貴
人寇稍寧向林孺人泣曰蒙難正志遇坎有孚古賢
聖皆然頃者奇難奇貧安知造物者不以洪爐猛火
聚鍛我因剝得復斯其時乎遂抗手與林孺人別往

來豫章吳越間善心計因時觀變熟知貴賤盈縮之
徵又能以信義盡傾其曹耦拮据三十年起資累千
金金山公自負知人傾囊付公權子母而息之幾巨
萬晚年家居推鄉飲賓安享桑榆之樂嘆曰吾非道
侄不至此仲弟五十先公卒付之遺橐千餘金公撫
其弱子女皆婚娶成立仍畀之原金封識如初里中
多其孝友呼爲義士云公少孤每詢亡父狀輒欷歔
作嬰兒啼雖寢就饒裕衣不采食不簋出入不乘人
車客過從盡傾家釀孺人未嘗以壘恥告紛爭鬪鬪

平心劑之不爲左右袒人人頰首悅服而去每奉猶龍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訓終身誦之而林孺人亦且甘苦力作操機杼爲童婢先顧謂諸子曰翁老矣艱阻備嘗垂今日始稍稍獲有寧宇汝曹追思往事不爲爲乃翁息肩地乎諸子謹受教投擲筆硯分賈走南北公以此歸休丘樊者若而年旣沒林孺人孀居春秋垂耄猶部署家政犁然就理卽侍兒滿前不請代孺人亦樂此不欲代也年八十有三初公與仲弟卜墓鶴山之旁形家持論柄鑿遂巡久之已葉相國招置興國陳後洲先生至指稱吉壤外丙壬內丁癸喝形爲龍龜山洞爲飛鶴下海又爲大盤龍至是遊移之議論遂決而公與孺人合窆葬焉銘曰是惟玄廬在鶴山之墟海下鶴兮洞出龜蟠龍旋繞兮山委蛇而水紆徐合璧連珠以妥幽魂以衍文正公之脉於千百禩之餘綬若若兮印纍纍子孫繁興讀我銘書

貞毅三江王公暨配貞慈胡孺人合葬墓誌銘

諡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諡必於郊其諡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於郊也郊以明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於朝婦貴於室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始設諡吾朝獨否否蓋諡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諡矣而況私諡乎三江王公諡貞毅其配胡孺人諡貞慈國人賢而私諡之禮以義起也雖私亦公也其孫應侯等曾孫銓等皆楚材也頃具狀走雲間介吾邑鄭令公從樵史乞玄宮之銘樵史曰鄭子產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五
之文也左役梓裨右駕綺札將列國紀載於是乎定
况乎其懿戚也而何屬之山澤之陳子爲按狀公諱
宗楚字時善號三江太僕少泉公第六子也髫髻之
歲卽負雋聲登嘉靖甲子省榜甫弱冠著書數十種
行世丰神孤秀議論英偉曹耦嚴事之噤不敢發一
聲稜稜雞羣中鶴也計偕後益發憤下帷抖擻貴介
習幾盡胡孺人食麤衣縞佐之公志業方銳得末疾
不起孺人嗷天而號誓以身殉者數矣翁與兩姑泣
諭之曰獨不爲遺腹子計乎越四十九日舉一子不

數年而殤翁取伯子之季爲之後孺人曰是子也材
吾不難茹荼含蓼哺之教之卽太學某也稍長授室
娶婦潘甚有德音請傳家政孺人弗許曰未亡人業
任爲子子勤子職吾行吾禮太僕公廉於官貧無以
供賓客孺人血十指佐之外庖供具內謹銷量伺寒
溫察聲氣務當其歡心而後已太僕公嘆曰吾有孝
婦在卽不忍爲東門之達何至效西河之悲杖而行
園甚適也子孫繞前孺人程督嚴未嘗苟假之詞色
曰游閒敗名依傍喪守學以績成交以蘭合此王氏

家法也又進諸婦告之曰勿怠蘋蘩勿厭米鹽刀尺
勿學時世裝勿逐結伴踏堤之遊此吾姑吾母之紳
訓也語及婚嫁曰富貴家兒不復可近其明達如此
里人上狀請旌閭孺人辭曰嫠昔也媿不死今也忍
以媿易名乎其知禮哲大體又如此諡之貞慈與貞
毅公竝誰曰不宜陳子曰士君子之有私諡也自黔
婁柳下惠妻始也婦人之私諡也自高平公李順妻
之諡孝盧元禮妻之諡貞孝始也則三江公胡孺人
之有諡也非創也王之族太僕耆年宿德方伯侍御

公文章氣節高天下孝廉兄弟負獨行胡之族虞城
觀察之後更有二難兩家簪紱詩書皆楚之望也習
於朝常掌故熟矣諡以義起其猶行古之道哉是故
陳子許之銘曰楚有奇士嚙徵含商又有節婦嚙水
茹霜士才而天子腹而殤不有繼者誰奉蒸嘗且哺
且教厥後蕃昌卜吉同穴丘首玄堂見黃泉而面無
慙色枕青松而骨有餘香貞毅貞慈合諡允臧豈必
請之太史與太常

明於太學董之汪公暨元配孫孺人合葬墓誌
銘

往會裁吾汪太學於錢孝廉席上廩廩篤行長者也
已率其長公用光問藝長公褁青衿竟早世又十餘
年而始識次公每歲過雲間必垂訪於草堂去冬入
山畱之飲臨別余出古鏡相贈重訂今歲之期忽有
三孝子儼然謁堂下曰先君以丙子季冬十一日見
背今卜壤于古塘之陽同孫孺人合窆墓焉敢稽首
以墓中石請余與汪氏三世交且習知其賢何忍以

衰鈍辭按進士陳卧子狀汪氏著籍交山則先世耆
英公始六傳而亢汪氏之族則有著周易微言東谷
公始又數傳則有汪司馬志百川公始百川公生裁
吾公公生五子仲卽公諱用威字董之黃孺人正出
也公少通敏舞象時喜彈史微經不屑屑爲章句俗
學旣娶草市孫孺人賓祭米鹽身親任之而佐公下
帷益方短榻孤檠熒熒四壁雖丙夜猶聞讀書聲與
機杼相韻也裁吾公老而倦家政公負篋成均與六
館士相追琢聲譽燁然歸則與孫孺人調甘上食於
裁吾公唯謹有懿親舊串過從者外典客內司饗析
俎新尊極竟日驩乃罷黃母病痰嗽咳如老鶴不
停聲亦不能出諸口公手抓之孫孺人相繼以從凡
三月未嘗告憊涕泗徬徨雖旁有探囊祛篋者置弗
問已長公光前頌裁吾公復不起遺三藐孤雛而啼
公恩撫如已出里中狡獪者構釁釀爲訟端公曰先
君子手書皎然宗長邑大夫可質縉紳士大夫可剖
也公總挈其子母錢平如砥明如秋霜以待三孺子
之長按籍而授之于是狡獪者皆唯唯愧悔以去後

數年別邑之貴人聞而饗之指公爲奇貨兢兢若饑豺狼焉公以靜鎮之雖強半磯怒而爲正論所屈終不能有加於公公美髯秀眉聲如巨鐘目光燁燁如巖下電好法書名畫又好佳山水遊抵掌古今鑒別交遊中人物雖涇渭甚明而議論嘗依于平恕忠厚故所至樂親之或群賢下榻或三事掃門皆薦以上客之禮公則恂恂善下被服如寒儒生而已吳氏托孤于公公綜核其故貲分擘其多難吳氏恃以造家迄成完璧從兄富而艱于嗣乞公之子爲後公曰覬利不潔府怨不祥請辭歲祿出庾穀數千斛以賑餓人所活不勝記貧者謁所求於公酌多寡應之未嘗冷面叉手使怏怏缺望而去教子和而莊孫孺人爲灑掃除舍以治先生酒食有爲次郎謀聘者孺人曰弟不可以先兄蓋夫夫婦婦父父子子皆遵軌導義以無違禮教爲家法故三丈夫子不惟名齊三鳳而且有萬石一日恐之遺風宛然如復見裁吾董之兩故人也請銘安得辭

銘曰有丘蒼蒼水燠土香相冢氏曰風氣則祥詹尹

氏曰歲時則臧野史氏題其墓曰厥德孔厚厥澤孔長除道掃隧排列虎羊同室同穴珠聯璧雙是爲克山汪氏千百歲之新藏

公生萬曆戊寅正月二十四日酉時歿于崇禎丙子十二月十一日申時享年五十有九元配孫孺人生萬曆戊寅十一月二十日卯時沒于己未三月二十五日戌時享年四十有二女憲母儀詳相國挹齋周公誌子四人長忠可太學生早卒娶程繇夷女側室趙出也次達可邑庠生娶布政司理

問程維寧女次行可太學生娶文學程其蘊女係廣西叅政程叅寰公孫女次治可邑庠生娶通政使司通政倪實符公女俱孫孺人出女六人孫孺人出者長適太學生程明時次適邑庠生孫履亨次適吳鴻業次適程天性趙出者長適吳可懷次適程椿孫男四人忠可出者曰瞻淇聘太學生吳嘉德女達可出者曰瞻言聘文學程烜女瞻天瞻前未聘孫女四人長許聘程明揚子次許聘程應陽子餘俱未字古塘墓公生時所自擇也卜崇禎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五
丁丑年十二月二十日未時葬

司理繩武何公暨配季孺人墓誌銘

往予與士抑皆髫髻就試童子科督學使耿恭簡公
手其文竝目爲雙南金公補諸生工經術其文有正
始之音才名與方衆父唐元徵相甲乙結爲同社樵
李馮開之每當社期棹一葉東來相與授簡分觚流
連文酒數日夜乃去已開之元徵舉南宮大廷第一
人余次入中秘公猶困孝廉讀累科房卷疆項不肯
下輒指其疵其瑕此倖遇驪龍之睡而幾得之非象
罔珠也余唯唯莫敢應初萬曆壬午朱文懿公典順

陝省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天試擢公在第六既居政府憐其才推爲本郡司理
或謂公吐茹甚難公笑曰太尉之袒無左右諸葛之
秤無重輕吾惟謹四知守三尺而已當路檄公讞爰
書决滯洗冤法比精鍊老吏驚以爲神有弁棘孝廉
優擢仕族奴吠主人者悉論如律暴嗾縣邢氏之奇
節抗姚江貴人之居間卽嗾以蜚語拂袖便行解郡
時士民攀轡不聽前久乃立碑剏祠以志去思公歸
不餘日遭內艱服闋了無宦情一味以達生著書爲
樂式廓故園藝花繫石而又卜壤鳳凰山行營兩尊

人宅兆礪戶巖居誓墓終老人莫敢勸駕焉少負羸
疾血洒窓壁間皆赭賴配季孺人調護百端轉瘠爲
腴飲噉兼人腹便便肥白如瓠其獻酬日益煩而精
審神用日益旺季孺人能治醢醴肅給尊章及賓客
而精心選造爲公旁廣胤嗣知有姪則日誦白衣大
士經不少休旣舉雄則腹抱不去手先是後圃產芝
枯蘭生花公撰二賦以志宜男之瑞不知皆孺人恩
斯勤斯和氣所感召也公孝友出自天性徙居馬嶺
右遂遜祖宅於其弟侯菴先生最方嚴摘公跽則跽

杖則杖匍匐伏地屏氣如嬰兒居喪哀毀遠方吊唁
相屬季孺人嘗繪二親像祇奉小樓公見之必薦馨
香撫季氏子姪有太過無不及者至於捐俸以析諸
昆置田以贍墓祭公皆與孺人交策之二子才名競
爽恭儉醇謹約束公之廣大而守之以文門無雜賓
架有秘帙凡公生平所著詩文如漱六齋宛委齋卧
雲齋集何氏類鎔略閒居筆記稽山吏牘雲間志略
志餘新安游草渡淮草四書羽經衷說謹藏於家公
嘗爲徐文貞陸文定所器多以館閣期之已同社先

登而公不免有櫪駒斂鳳之嘆然能壯歲挂冠環城
書自老著述幾於府羣玉而藏名山視開之元徵諸
君子所得孰多哉公於從子獨奇宗元於屬吏力救
暨令劉貞一拔升洲汪公於觀風卷中以名諫顯首
擢周翼明於武闡卷中以征遼死事旌若使得時逢
年出其衡鑒裁量胸中自能具海內一部人物志詎
獨以文人名世乎公家不踰中人產而好施好客好
置酒高會位不滿二千石而臺使郡國守吏造廬請
益推重賓筵里有大役大災大疑大寃大闕率取平

於公公極言無諱而不任德自公沒而紛難無可解矣上元之夕絃歌寂寂燈光黯然矣後學有片善誰爲吹噓剪拂有緩頰無熱腸矣湖海遊士至者或閉門堅謝無從覓酒貲乞薦牘矣寒者希得襦饑者希得杯漿盜飯矣不平之事袖手唯諾噤莫敢發一聲鮮有面赤呵詈不避嫌怨者矣自公亡而後思我公也自公亡而後知公之後更不復有公也公真人豪哉乙丑仲冬二子扶公柩與季孺人合窆於鳳凰山之陽時余領南秩宗不克會葬泣而銘之銘曰公之出也循吏於越公之歸也賓飲於鄉晚富著述歸然靈光卜坎名壤水燠土香聯珠瘞璧永閔玄藏翩翩者雛文明以章五色奇彩如雙鳳凰丹山之穴終焉允臧

禮部尚書抑所唐公同顧宜人合葬誌

萬曆乙巳三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抑所唐公薨於位其伯子允恭赴闕以卹典講上哀悼詔贈官禮部尚書予誥命全葬又遣行人周應期主窆窆諭祭二壇甚鉅典也公繇乙酉中順天鄉試丙戌入對大廷天子親擢第一人及第官翰林院脩撰考滿奉勅贈父母尋遣冊封大梁禮成持節歸里請告三載癸巳還朝補原官兼知制誥皇太子出閣講學充講官是年兼直起居注

丙申遷右春坊右中允丁酉晉右諭德兼侍講秋請告歸己亥 詔起原官兼纂脩玉牒副總裁未赴庚子卽家晉右庶子兼侍讀尋轉左庶子辛丑冬十月行 冊儲大典覃恩再贈宮庶公劉宜八爲今稱壬寅晉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癸卯 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事公生而秀外慧中髫髻時已著令譽會貢士東蒙顧君與贈公并闈交甚歡奇公有雋才字以女是爲顧宜人公比時年十六隸博士弟子員矣贈公方困役垂老捐館舍公遜橐仲氏不問廩廩

出入顧宜人亦緣意指事事惟丘嫂主之橐垂罄里中兒又百計齟齬公公置身鋒鏑間拮据外侮而以其間日夜下帷受書所居羔鴈相屬爭迎公臯比諸名雋皆推公爲祭酒受約束公亦直亮喜面攻人過而退無後言社中以是心折之公性不能暫去客客亦不忍去公每入謀顧宜人宜人脫簪佐之不給則取辦子錢家矣公蹭蹬名場悒悒不樂社中范太學者慨然出橐裝從吏入貲游北雍一舉而魁天下公感 上知遇悉洗汰輦下時習與同志琢磨益切清

議堅重士類藉以金湯居恒杜門手一編尤注意本朝掌故及名臣風節有會心處輒書掌大赫號以代韋茲 皇太子出閣講學公以端亮方正首應其選風范肅穆音吐和暢雅得輔導體公孤九卿皆目屬之既歸還朝復直講幄如故子夜雞鳴卽策馬建章門候供奉每遇積雪長安道上幾沒馬腹或夏秋驟潦濕透衷袖不敢以一日澣沐請禮闈之役公分按者三主控者一甄別詳慎所得盡天下知名士其掌院適屆京考激揚清濁不少貸教習庶吉士孜孜以

端居憂國提獎人倫爲念蓋慨然名教自任而世亦以公輔望公矣公壇宇孤勁進止皆有表識熱腸冷面無敢干以私尤嚴請託絕附麗憂時感事往往投箸振袂累日不得怡每對余歎息邇來人物大抵課虛飾表非無聲望赫然巢阿之鳳往往竟成羊公之鶴甚且負嵎而爲虎憑城而爲狐營窟而爲兔含沙而爲蜮一生姱節掃地而盡原其脩名養望元爲榮利而設以至漏盡鐘鳴不思收綸罷釣此坐剛不足耳當妖書事起 天子震怒窮治不得主名言者波

及重臣公率一二同志昌言辯雪無何罪人得事亦
解華司理銚以抗稅璫下 詔獄公數從園扉中握
手慰藉五載橐餽周旋靡間後奉 詔宥出拜公哭
捨地不能起李黃門沂論權璫觸 上怒杖之午門
公哭掖之手調湯藥日視諸邸舍將發而公之殮錢
空矣嗚呼此非公之所謂剛歟初公始進余典丙戌
試余之知公則以平日第見公形如削瓜行類瘦鶴
循循讓步啣啣讓言非山澤之癯則檢括處子耳迨
登仕而朝譽日新贊大計衛善人破散私交屏絕微

倖身不滿六尺而氣雄萬夫其剛大之氣有如此者
先是公諸生家甚貧故奴逐外舍雉經死其兄媒禍
某氏某懼橐金壽公公峻却之而白其寃以此知公
無慾之剛自少年已然非臨時矯飾以峭岍市名者
可同日道也蘇子瞻曰士患不能剛耳折不折天也
太剛何尤昔者羅文毅一峰先生嘗引是說以爲賢
者勸余求之朝行中十不得一及得公以爲文毅未
竟之業公將起而酬之而不幸以勞勩病歿嗚呼豈
非天哉公少賤更練習民間疾苦酷知人痛癢卽閭

師三老久吏茲土者其曲折不能出公上每遇大水旱力請蠲賑或鄉人游於京躋於途武弁督綱功曹隸事輒不惜片言振之其他窮戚貧交吉凶緩急待公而起者尤不勝數兩尊人祿不逮養歲時設像奏食涕泗交頤事兄姊最有恩禮與顧宜人白首相莊無間言宜人亦以恭儉莊敬贊公爲德於鄉課子皆清白文行脩謹彬彬盡知名士矣恭惟 皇上深居法宮數歲不朝叅士大夫職業之外飽食甘卧裘馬休休間及於詩酒徵逐之樂獨公講臣夙夜東朝病

不賜沐勞不予假馬蹄鑿落鞅掌顛顛視封疆之吏不啻過之故事 東宮官三載得卹錄全典而公首尾得八年於格有進無不及則他日延世之賞易名之典公論必有所歸矣公之先爲宋叅知子方裔自種德翁扈宋南遷始爲華亭人中丞足庵公珣仗鉞兩廣爲弘正間名臣自是子孫用儒術起中丞弟怡萱公珉生飭軒公濱飭軒公三子次卽公考贈宮庶澹窩公敷錫贈公好形家言營高敞爲門闕地夢巨星麗於堂印大如斗垂一足曰敷子魁厥明誕公公

恒夢上殿庭若承日在躬者至充講官恍若夢中皆
異徵云公文章爾雅如寒松無枝秋水無底詩如輞
川襄陽筆法端楷卽家報皆蠅頭細書語語可訓今
祕藏於家丁未九月二十一日奉葬 賜塋而以顧
宜人祔焉公歿之三年爲丁未 天子爰立三輔余
以老臣 上念故時簪履遺官召還揆地余且嘆且
愧假公今日而在夢卜人情必且輻輳向公公一旦
藏雲蓄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
留於天地未補之過轉望於他人此余之所以戚然
而痛公剛大之不復作也銘曰元氣磅礴得剛則烈
震爲風雷肅爲霜雪惟公遇之鬱然邦傑正色立朝
昌言補闕不媿科名不奪大節八載東朝啓沃獨切
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海沉月見星沒覆鼎出羨
斷環成玦天實爲之公非剛折 帝念崇勞卜兆賜
穴鶴表龜趺金書玉節夜臺儷從畫錦若揭勒銘幽
宮白虹截嶽

贈大司馬玄仗徐公暨配陳淑人墓誌銘

崇禎辛未五月十九日樵李少司馬玄仗徐公卒於里第所司以聞奉 旨特贈兵部尚書賜祭賜域命陳淑人合窆窆次卽厲氏柩也余與公壬辰同升又同志松柏後凋識性者取其直薑桂愈辣調味者制其甘我兩人又復類之而公先已捨我逝矣墓中片石非余銘之而誰公諱必達字德夫別號玄仗晚以南州別墅老自命南州居士先世大梁人從宋高宗扈蹕南渡徙餘杭之青山再徙海鹽徙嘉興永豐鄉

則自洪武初年淵亮公諱土金始嗣有以里中舉試
秀才者聞之割其耳自廢以免則淵亮裔也淵亮生
提舉公琦提舉生宗本公愷宗本生拙逸公綱里中
諺之曰說話芬芳有餘孟綱拙逸生竹溪公瓚竹溪
官粵有邵金碑祀鄉賢載郡志竹溪生贈奉直大夫
五楓公鏜娶於方封太宜人三子公其長也次鴻
臚署丞學孔次高州知州學會皆少奉耕讀之訓而
公性通敏十歲能文章壬博極羣籍而尤精嫻於詩
爲文矢之神曰願清以持已而不矯謙以與人而不

比禮以事上而不媚寬以聽訟而不縱任事勤請託
絕不束濕不臆逞因思前試南宮一夕夢身爲產母
生嬰兒寢之床第間寤而嘆曰心求係赤非今日縣
父母事乎環太湖皆山去邑七八里而近後河隘前
河寬春夏之交前河之水走大後河中堤潰不能障
倉卒不能徙而避者三十年矣公革驛馬差馬得多
金以充石堤費堤成三百餘丈民甚便之江南糧重
差輕江北糧輕差重公於田稍增於丁稍減增不過
毫厘而貧丁被減者受惠不淺矣公又編保甲以防

奸宄核社學以訓生徒立官徵官解之法以便南糧
創滙龍寺之浮圖以壯學宮風氣給粟於驛中徒卒
運木脩營以免其行乞逃亡邑人至今傳誦之乙未
丁內艱服闋補應天溧水縣知石白湖之害較太湖
縣之後河過之湖縱五十里橫四十里國初於廣通
鎮建閘以時蓄洩永樂中改閘爲壩正德七年蘇常
又奏水患加築高三丈禁勿開於是丹陽固城桐汭
宛陵姑孰諸山之水皆以石白河爲壑沿湖腴田盡
成水國清丈虧田凡八萬二千餘畝田虧而賦仍在
也且又協濟常鎮海防暨外邑驛站銀四千七百有
奇公代民草疏上之而 旨不可得協濟銀終不得
蠲協濟不蠲而壩又不得開莫若以固圩衛田爲上
策公設法支脩單騎慰勞而督率之至今柳檉森然
比於召伯棠云衙役有弊剔之必盡百姓有弊宥之
始安牙儉不知有票取婦女不知入公門申豁靖難
時齊秦戍族二十六戶又復其裔孫褫斥之衣冠卽
齊氏亦未之知也撫臺寧宇趙公倣而斂之若無一
塵不緇而藏之以恕蓋言言實錄也已亥考滿進階

爲郎母封孺人庚子冬入覲攀車不得行爭肖像以
祠公辛丑考選中格僅轉南銓六月蒞任每日公事
畢退而究心理學焚膏繼晷詮註宋儒語錄不去手
欣然有得積成數卷今所刻行正蒙說其一也癸丑
正月配陳安人卒公義無繼娶六月遷正郎甲辰入
京報滿還是年 神宗上 慈寧太后徽號單恩封
雷州公如其官贈母爲太宜人乙巳掌南京計典同
鄉袁了凡以書勉之曰十歲成虎三至投杼火温也
而有寒火泉寒也而有温泉權之爲貴其意蓋有所

指公笑曰若是則無下手處矣火温者其常也失亦
止一寒火耳泉寒者其常也失亦止一温泉耳廢廉
訪安從甄別乎甄別既定澄汰隨之不限舊數多寡
不顧物情愛憎不憚恐嚇震壓雖臨以政府囑以堂
官直行其是非之公而已事竣不奉 旨者兩月閱
三月而北臺省被察者特畱矣 聖意無私雖不以
南而同北而人心過計將謂因北以例南變態橫生
流言彌熾公方省覲疾馳還白門擬疏力爭而南計
竟得 俞允是舉也公與南星趙公齊名縛負囑之

虎射吞舟之魚可謂通身是膽矣計典之後旣因政以廉其人卽因人以得其政於是條列各部院利弊與人才邪正相關者徹底痛言之雖寢不報聞而有議人兼議事則從來吏部郎司未始有也丙午陞光祿寺寺丞嚴開支嚴破冒嚴沉匿嚴違限而大要以節省國用體恤人情爲主體恤者如各解戶如白糧役公具艱苦十一事條分縷析曲盡情形得 旨部覆頒行者是也節省者如取討如新添如員役酒飯卓如欽安殿洪慶殿隆德殿萬法殿英華殿慈寧宮

翊坤宮漢經廠之供養如寧安大長公主之喪禮如食鹽如器皿薪炭如解進天鷲是也壬子公與科臣編審各商御馬監邢洪以來德潤寫字爲名炤例優免公特疏劾之戊午有中官明濂者支領印綬監張祥楊天衢名下白糧欺官歐役罪在不赦公兩疏劾之 神廟收明濂亟斃杖下寺體肅然羣瑞聚而譁公側目切齒公以雷州公八旬出都上壽遂有借劾朱山陰而無端波及公者公具陳招尤始末得 旨沿途調理前來供職越二年吏部復趣公曰本官清

貞直亮博大精詳藉典畱銓甄別名高衡鑑晉班卿
寺經綸望重鼎彝慎勿迴車願言勸駕是歲八月抵
京壬子轉少卿時漕使者孫公僱募民船之議起公
上疏極言民船必不可僱漕船必不可不補回空船
必不可截畱 祖制宜遵民瘼宜恤屢辯屢駁屢駁
屢堅卽孫漕臺無以難也癸丑丁雷州公艱廬墓守
制葺草堂數椽以課諸兒丁巳陞太僕寺少卿仍管
光祿寺事攝寺篆戊午陞應天府府尹八月 光宗
卽位九月 熹宗卽位公議七月前編年萬曆八月

後改元泰昌議出舉朝無異同焉 兩朝覃恩授勳
級資治尹進階通議大夫贈奉直公雷州公俱府尹
祖母方宜人母潘宜人陳宜人俱改贈淑人蒞應天
府任卽與各屬約不得餽一絲一粟停額外雜派免
遼餉舊逋嚴科場匿名禁儒童薦牘且榜之四達之
衢雖詔書來不問也而公又積鼓鑄之餘平糶以餼
饑民置田以周貧士葺橋梁甃道路皆遴好義者董
之九月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適聞重慶兵
變南京正當武備廢弛積貯卑弱之後若以爲未必

有事而在在設防則守株之兔也幸其無事而在在
偷安則處堂之雀也公議不必請餉亦不必請兵但
先講練合二字練有練法合有合勢練則部院各自
調遣合則水陸互相犄角又請畱入覲之正官劾不
職之庸弁重江防固根本得 旨如公議行之五月
東省蓮妖告變公念 祖陵在近漕艦在途積貯在
鳳陽倉無城可守公乃疏請一面添兵防淮陽要害
一面檄徐穎二道州邑嚴察細作聞謀一面會同淮
撫總鎮守邳州一面分兵守宿州護 二陵一面分

兵於夏鎮之彭口一面分兵赴沛赴徐各授之方略
而公則親率陸營兵移駐新江口應援枕戈衷甲以
待之七月報復夏鎮矣復戚城焦遊擊入賊境張掛
赦死榜文降賊數千矣其後張叅謀棄險輕敵韓庄
失陷公檄前遣諸將刻期會勦且進且禦與山東兵
合於荆山口賊腹背受敵三敗之於常家店追殺三
十里又敗之於雞黍集餘黨分逃又追至大名府之
紅船口而賊盡殲矣賊既平散調募之兵還之舊伍
發行糧還之應天戶曹畱空頭劄還之兵部而陪京

自此遂稱金湯焉公又於池河則議建城於鳳陽則
議屯田於浦口則議濬黑水河於瓜儀白龍廟則議
添兵設將以復舊額於西梁山則復陸兵外復移采
石兵以助戍守於下瀨則督脩柁木船於新江營則
濬重船改造沙船此皆化脆爲堅化鈍爲捷化重爲
輕又於新江營江岸朔築閣操臺以省閱操大艦之
費弓矢甲仗火藥等皆取給於應天之蘆價揚州之
樑稅安慶之篙師銀一不以累工部也已攝堂篆朔
誌書攝刑部篆酌議解審以從寬政轉兵部左侍郎

禁絕一切餽儀遷轉營官有單有序著爲定例無敢
撓越以希倖竇者是年大計屆期公攝總憲以贊計
事衆皆不便於公而臺屬尤甚遂有拾遺之疏奉

旨畱用再疏乞休又奉 旨回籍聽用公慨然拂衣

東歸呼召故人剪拂寒士訓戒宗子姓後生謝遣冠

蓋行遊園壠間與之談農圃則農圃談史則史談經
生言則經生談騷雅則騷雅談理學則理學凡卦氣
正蒙以及皇極經世無所不精詣而不欲借著述以
博名高抵掌朝家故實倒篋傾囊而不欲借經濟以

西晉公集卷之三十五
希速化葛巾草履鬚髮蒼然庸詎知其決去就恥居
間皎皎錚錚雖萬夫莫能挽也公家世習農踐更京
師挫產幾且罄雷州公兄弟嘗攢眉以教公公聞之
爛熟而欲解其倒懸無繇也故白糧之役慷慨盡言
之無諱卽與賀吏部論銷里與丁司空論田額皆一
鄉之大利大害也公娶海鹽給諫海陽陳公女手自
紉滌儉如田峻婦妯娌不甚洽公告之曰人間是非
誰復能免聽之則如火熾不聽便類水銷安人終身
佩其言遂稱女憲同官李光祖卒於選司無嗣公爲

之治喪馳東孝廉楊某選於宗以嗣之舊京兆王公
三才卒於官公代爲具疏得請蔭其子妹嫁孝廉金
望禹蚤世止幼孤公擇師課如已子綜理其家四十
年光祿公長子曰世瀾十二歲次曰世澤纔歲餘珍
護曲至庇之終身無外侮新豐永里宗祠率子姓上
已拜奠與光祿公共置祭田二百畝餘以給宗族之
貧者淳備不能具悉今 上精明如日月尤注意於
兵戶工三曹稍有觸忤輕則謫重則削更重則下之
理擬殊死若起公於九原而拔爲正卿更絃鼓之豈

使璫貴羣飛吾 皇上焦勞至此而惜乎公之不及
待也或曰公彊直不合時宜余曰正惟不合時宜故
權貴撼之弗動中貴人譟之弗動宵小合謀而攻之
勿動南而少北而一生浩浩落落之氣頗覺完具於
胸中今何時也尚有入覲不載贊舉主不通謝之徐
司馬哉他人相時而動公相時而靜他人以拔茅連
茹爲泰公以連林獨樹爲奇吾愛吾鼎我用我法及
今日蓋棺而公之品定矣易名巨典舍吾友將誰歸
哉公著有南州草三十四卷傳於世餘秘之家藏銘
曰家世耕讀少好談農恨人才之五窮痛國用之三
空故其節省諸費澄汰羣工是穠是穰如莠厥惡草
而投畀炎火之蝨虫滿腔經濟一味樸忠自擬於南
州之居士實三代直道之鉅公吾題銘詩坎於幽宮
鶴表揭馬鬣封挂短劍化長虹昌其後有八龍



陳有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五
三

陳睂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行狀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思白董公暨元配 誥封

一品夫人龔氏合葬行狀

封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熙山葉公行狀

吏部文選司郎中贈太嘗寺少卿日峯沈公行

狀

自在翁生狀

台州守鏡如王公行狀

勅封安人王母章氏行狀

節母陸孺人行狀

少岡王公行狀

門生朱萬禧

公仁父較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思白董公暨元配 誥封

一品夫人龔氏合葬行狀

按董氏譜其先汴人宋南渡扈蹕遂籍松之上海始
祖諱官一凡五傳而生華代多聞人華生悌字世雍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號吾溪配俞氏葬竹岡西原悌生三子次漢儒字子
策卽白齋翁配沈氏皆以公貴贈宮保禮部尚書配
一品夫人初白齋翁爲里中兒師熟誦通鑑數葉脫
從枕上口授公十三出就試見賞於郡侯洪溪衷公
督學天臺耿公補郡庠才名籍甚陸文定延以教其
子卽少司寇伯達也公師事莫中江方伯兄事廷韓
與宗姪諱傳緒者規摹古帖楷書已得縱觀項子京
家藏晉唐真跡自此不向碑版上盤桓直悟入用筆
用墨三昧且匆通繪事矣客以篋扇求者白齋翁見

輒擘碎之使專精本業自此試輒冠軍食餼有太學
范爾孚者捐貲助公遊北雍戊子秋闈公名在第三
已丑名在第二選讀中秘書館師田中台歿公匍匐
數千里與其櫬送還閩中旣補編脩丁酉主江西考
時同館焦弱侯馮仲好談東魯之學黃昭素陶周望
談西竺之書公介季孟間超超玄著輦轂收藏家又
時時願得公賞鑒一品題爲重而側目者妬之出補
楚藩公請以編脩原官歸里半損負郭田購訪銘心
絕品曰此如學人叅訪老者舊於深山雖性命且不

西晉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惜何暇問雀鼠耗也凡六年起湖廣提學副使甫試
畢乞致仕省中拾遺特奉 旨畱用又三年起補福
建副使在任僅四十五日南省拾遺冢宰仍各供職
公不赴雖屢有山東登萊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
推皆懸車如故家食二十餘年中原士大夫氣節理
學分門立幟公不喜附麗爲名高亦絕不露纖毫抵
牾之跡卽戶外以干旄至以問奇至欣然應之而書
畫詩文則漸老漸熟幾有古人不見我之恨福清傑
公當國推轂公太常寺少卿旋管國子監司業事

題纂脩泰昌實錄前赴南京采輯邸報舊冊以備參
訂公取河南道所藏故牘摘其未奉 旨者一一錄
出集書傭給筆札不支官帑一錢裝成三百本以備
史官取材外存四十八年畱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
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
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爲後事師者因舉要刪繁
去浮存實倣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共四十卷別
表進呈 上宣副史館洊歷少詹南院禮部左右侍
郎慶陵告成賜銀幣 廷議擬少宰公辭擬大宗伯

又辭未幾請南正席禮書遂上引年之疏龔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家居八載幸不爲逆魏網羅癸酉上特拜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公曰聖作物覩大易之成言有道則見孔氏之家法老臣豈能偃蹇新命可以造朝矣旣 陛見班行中額手相慶曰此先朝鳳麟出而瑞世安可當吾輩而失之於是肩摩踵接幸沾公色笑爲快而祈請詞翰者亦無虛日余寄聲公曰公向國王城舍中以筆墨說法今可洗足收鉢

矣況趨朝陪祭顛倒衣裳其匍匐更有百倍於此者耶公報曰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我將藉手以徼地下光子視我豈戀戀一官者往萬曆戊戌間光考出閣公備員講讀官講及勞而不怨章指問曰於義云何光考應聲曰此不竭民力耳一時傳誦皇長子仁聖聰明古帝王莫及天啟間講官請告如周公應賓蕭公雲舉則加恩崇禎間黃公汝良家居則加恩而公尚未及援例陳請也及去志彌堅情詞轉切最後乃上乞恩疏云查得崇禎二年奉有聖

陝省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四
旨皇考日講官未經先帝加 恩者尚有幾人吏部
查明具奏部中五年至今寢閣今臣當告老乞休若
復緘默則祖父之 馳贈終抑於向隅而聖孝之光
明竟掩於部覆惟冀勅下吏部查給以徼一視之仁
以定兩朝之論 上俞請追贈曾祖父母如其官旋
錫誥命加公太子太保橫玉而稱一品三公者四代
矣今 上御下嚴乞骸骨者不訝其有所避而去則
疑其有所托而逃獨公一再乞一再畱凡六疏溫旨
仍 賜馳驛 聽公還蓋公以禮自處而 上亦以

進退大臣之禮處公子迎之舟次公笑曰今而後始
知我與子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矣公原配
龔氏給諫方川侍御全山從里塾目屬公試對耦奇
甚曰此木天貴人遂欲以生女許爲壻強夫人未決
竟以弟雲涯公女聘雲涯卽一品夫人之生父也夫
人端靜純慤秉正義曙大體晝刺夜績上食白齋翁
屏處一小樓靜翳無言聲公以此無內顧成大儒旣
貴夫人衣浣飯蔬無異寒窶諸生時不誨妬不治遊
不通門外瑱環之間撫視諸娣媵如女教誠諸子孫

如察吏嚴師若呵詈雞犬鞭笞童婢絕響矣公嘗曰
糟糠婦則夫人是吾良友也貧賤交則陳子是吾畏
友也公北歸時八十有一精采健旺鬚眉颯颯有神
仙霞舉意對容談笑竟日忘疲不知其老之將至丙
子仲冬九日忽痰作不三日而逝頂心熱四肢如甕
羅綿豈佛家所謂無諸痛苦不受惡纏者耶公雅意
人才專在持平用人史官薦李公維禎監司薦袁公
世振河臣薦梅公守相并請采趙公南星崔公景榮
疏發單司官各註其鄉人之在朝者居家有何行誼

蒞官有何建明而大小邊腹文武之人材不旬日盡
在目中矣又逆魏斥逐者五百餘人起家者十得一
二歲月浸久姓名易忘亦宜用開單之法或拔其尤
或思其次或書在御屏置郵續食以佐中興之萬一
其他請甦東南布役請雪孫公子奇寃請送歸海上
飄來三十口琉球之遠夷種種陰德未易以更僕數
也公諱其昌學者稱思白先生所著容臺集曾屬不
佞爲之叙公手書謝云吾兄此序絕似杜子美作李
北海詩縱橫開闔無不同者惟有韻無韻差異耳蘓

陳希公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長公鳳翔八篇詩皆蘇文也北海得子美詩於身後而弟身及見之豈非河清之幸今容臺集冢孫庭先刻於松長男祖和復刻於閩獨筆斷最關史事而尚未流行人間敢以望之作者其加爵贈諡賜廕祭葬諸重典上協清朝輿論下具鄉賢口碑非草野所容瑣瑣特狀公空平大略以及龔夫人閭行仰祈名世巨公徵實而賁之琬琰之章卽先友沒且不朽子孫世世亦不朽

封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熙山葉公行狀

古人葬親而謀所爲不朽者三有志以藏諸陰有表有神道碑以揭諸陽若家狀則上之太史氏以登國書者也謝希深先有志而歐陽公始補狀可考也葉黃門子其封公行實屬狀陳子讀之婉而辯覈而有徵蓋悼史良史之法具矣余則安能狀公按公諱蕃春號熙山葉之先出沈諸梁以葉爲氏宋有葉達者兄弟七人分居杭湖蘇其著於吳興者侍講夢得是也其著於崑山者吏部諡文莊盛是也五世祖德容

公又徙石筍里爲松之上海人德容生道叅道叅生
澄澄生怡山公琪往倭奴躡海上燔其先世廬琪別
構數椽於新鎮之北街後土人傳爲葉家山琪生靜
愚公銘個儻多幹局掃除家山舊址而經營之鑿池
壘石以承先志子長曰徵山次曰敬山又次曰三峰
幼曰佐山公行第四生而寧靜十四善屬文十五靜
愚公捐館公哀毀如成人因受經於徵山不敢比肩
耦席以弟禮薦也少長娶筠軒朱翁之女逾暮年拮
据母喪喪畢始與徵山共室分炊而朱孺入節縮佐

之能寬公於讀博綜羣籍旁及形占星緯及岐黃鵠
意之書然產不逮中人生計日索於是教授里中兒
歲入不腆餘三鍰畀佐山娶婦佐山好狎遊蕩其貲
公時時推解衣食又遜田廬於敬山三峰惟恐後而
獨莊事徵山特甚徵山從外歸輒具壺觴迎勞談丙
夜不休徵山下帷咯血死諸兄繼之酷罹在原之痛
公聊蕭不自怡幸徵山之仲子有昌試冠軍黃門君
才譽又且摩天而起舉萬曆乙卯南榜第一人丙辰
成進士矣己未選侯官令奉公安車行至則稟成于

陟有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公禁毒草補虛糧清冤獄每問其平反幾何以爲憂
喜臨行手一編示之曰汝有活人事手錄以寄我我
當焚香告之上帝卓異聲聞召入拜禮垣公訓尤厲
黃門君奉命如響正直忠厚言路儀爲指南逆黨盜
權不附已者糜碎之黃門君爭執封王之議削奪歸
公迎謂曰兒從虎口中得活我又從虎口中得兒雖
飯蔬衣練猶畫錦之年矣每遇春秋佳日理棹故居
環匝花木結廬於墓田之東以課諸孫曰微山兄有
靈追隨先子其踏歌而來遊於此乎籜冠芒屨夷獮

田壠間與農丈人談說水旱晴雨以爲常而黃門君
賜環報至公曰堯舜出世矣我方效希夷墜驢大笑
而汝欲效戀乳兒可乎吾所蒿目於桑梓者獨布解
北運收兌三大役如墮湯火汝其亟圖之黃門君謀
於同志上疏得 旨公復暢言其甘苦於當事新塲
鎮迤北窪下多瀦水公甃石爲垣途開巷僅通一線
得官夫千人濟之度不給則捐金首倡又不給則置
酒高會趨羣買樂輸以助其成凡三月計所瀦東西
三十里南北可十里有奇已河又塞又瀦如前皆發

之自公治河者見而嘆曰此東南利害大觚處微翁
言不及此公洞哲民隱卽儔衆彈舌莫敢言公反覆
抗論必爲民請命而後已若客有非分相干者謝之
甚則移語他及使不得竟其說黃門君恩公日甚屢
形夢中而適有金衢策兵之命功令嚴不獲乞養請
迎養公於官公曰春以爲期候我於柯山石下黃門
君掩袂出赴憲署纔浹旬接公書猶諱言病狀也黃
門君怦怦心動卽投劾不待報窮日夜抵家公驚喜
卽飲噉以示加餐而神氣非若曩昔矣黃門君迎書

於武林維揚身則屏息几榻旁淚承睫不敢下公睨
之笑曰吾歷歲六朝不爲天三拜 聖天子之譽命
不爲賤生平無一疚心事撒手便行何足置生死於
太虛中春秋七十有二公白腴美髭髯兩童炯炯而
神光內含語言重遲壇宇方正不爲緣飾亦不喜阿
邑人舌佃食貧多雅自矜飭朱孺人之族餽之金不
應貸之則受其後貸者困役困訟則挺身調護之曰
以明吾報也館張氏遇公厚公亦厚遇張四十年如
一日其踐更不能脫則命黃門君請輕之曰以明吾

報也性喜談坦中傾示遇人無貴賤時亦爾汝之客
至爲真率會蓋每事從惜福始惜福從利濟始利濟
又從體帖人情始人有情事緩急可相告脩橋梁飾
塔廟解鬪鬩皆得公片言立濟而尤急於族兄弟子
侄或撫其孤或視其疾或經紀其後事或資助其婚
姻或贖其質身之券感者雨泣稽首謝公曰兒廉薄
無能爲族德但願汝曹共保吾家清白聲則所謝多
矣居恒恭儉淳樸門無雜賓家無季變廬兒無鮮怒
之習子孫無錦衣玉食之氣薦公溪毛村醪則畱薦

公輿則舍輿而徒憑一二童子往來郊墅僧廬小有
所吟詠歸視盆魚盎樹笑曰此不減匡池曲沼亦不
減深山密林熙熙焉樂而忘老也公嘗宿海上邸舍
主人出追逸僕獨少婦在日且暮矣公渡浦避之雖
甚風疾雨足繭血濡無所顧有妾媵與嫡忤媿篋迷
失道夜匿公田園中公密召其夫與俱歸白母箠楚
毋更聞諸人以垢膩汝公之隱德多此類余嘗聞佐
山少病瘵鬼嘯於側叱之不肯去公入視病瘥鬼寂
寂無聲乃知鬼神之重公非以貴人父正以其不有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貴人父而能陰行善於冥冥中也郡大夫五舉鄉飲
賓一封知縣一封給事中再封右給事中天之報善
人君子不妄矣石筍葉氏與吳興之侍講崑山之文
莊鼎足而峙江以南其在黃門君哉故諾其請而爲
之狀以告之國史氏

吏部文選司郎中贈太常寺少卿日峰沈公行

狀

公諱昌期字廷際海內稱爲日峰先生先世山東滕
縣人始祖戍太倉鎮海衛遂隸籍焉山東世牒莫考
數傳而至憶先翁卽封公也翁栖南城家無中人產
儻武氏數椽以居舉丈夫子一甫脫襁褓奇穎捷出
弱冠補博士弟子四方名雋執經嚮往者趾相嚙瑯
琊太原兄弟每聞公至卽啓關下榻而奉常麟州公
則率諸子弟事公以北面之禮澹生吏部縉山太史

俱相與聚頭磕膝稱曰伯兄不敢溷烏衣塵尾遊也
已卯領應天鄉薦癸未成進士授漳之龍溪縣龍溪
負山濱海於閩中最名粵壤土音方言不可解則藉
胥史譯而傳之上下釜鬲公命兩造時人各具揭以
代對薄一覽得情無不踴躍稱便首行保甲法遴閭
左有行誼者爲伯格櫛束十家自相調察不得取具
文以塗耳同凡聽訟無情者罰無情而願息者聽不
願息而欲自白寃狀者速爲理如倚恃刀筆互相起
滅以牟奸利則擒治若而人蠹胥悍隸則又擒治若

而人膺印掇文者則又擒治若而人豪右橫海上私
網鹽利擅增稅額多置市舶甚則躡蹂巡卒凌其上
莫敢誰何者則又擒治若而人採斷腸草毒人并以
自毒者責自殞宰耕牛窩賭妓則又擒治若而人漳
人尚鬼有左道妖言結社焚香傳寫符籙塑畫魑魍
陳列幡幟動以機祥扇弄齊民者公嚴示懸禁許鄉
約保戶不時首治則又擒治若而人其他寃繫纒囚
積數年不能結公多所平反一時歡聲如雷有神明
之號公遂巡諭曰未也乃定徵輸法細覈原米之失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額者有田之隱者酌量其虛實緩急民不併徵而賦
無積逋人甚便之乃定積貯法公條議上請曰穀不
及數於法得罰然訟有繁簡贖鍰金亦因之脫苛取
以徼最是病民也令寧受罰上官報可曰沈大夫古
之遺愛也乃定清田法龍溪田濱山者水發易衝濱
海者潮啣易沒田去賦存而民且枵腹矣其間洲渚
所生民力所築稍可抵補虛額而豪右漁之一議升
料怨詈四起公下令丈量田必有糧糧必依額以補
懸虛之數凡功臣之兼并奸僧之隱漏狡獪之侵漁

悉許首許而冊籍較若觀火矣乃定水利法凡陂塘
溝瀆有淤必濬有漏必塞有侵畔侵隴必搜討如故
而後已農隙召工工刻日就理所資畜洩灌溉者無
算又給牛種田器單車勸課諄諄如家人婦孺子然乙
酉二月不雨至五月公飯草衣素徒步禱於壇壝大
雨如注衣裾濕透道路見者爲之感動歲饑民徙或
他部流入邑中公蒿心招撫皆復業其他部各以遠
近授糧民若忘無歲者又行視阡陌召父老與之餼
穿渠澁石地高者則行水爲田洲澤而沃者則堰之

拓爲腴田不數月得田數千畝歲得穀可數千百石
公曰未也修預備倉六江東甘棠驛二仁等舖五別
開衛思征支路三十里剏設橋梁稱是公曰未也令
宰一邑有師帥之責焉師不帥帥不宰宰不宰矣朔
望進多士於學宮爲面陳古今掌故試題甲乙之其
有喪不舉鰥不耦貧不能具膏火者給以學田之租
甚則分俸助焉邑子弟斌斌好修上春官者皆公獎
拔知名士公又曰未也葺黃勉齋陳布衣二先生祠
旌孝子烈婦閭致粟帛凡七人而於鰥寡孤獨收卹

之尤至曰當官者視此尊爲畸人而聽其轉展待命
於天烏在其爲民父母哉其他里胥之供餽廝養之
顧役聽斷之贖鍰算緡之美溢公一一上之兩臺佐
軍興費不秋毫入囊橐也自是治狀異等薦牘滿公
車矣戊子以吏驗封主事召公瀕行之日空囊如洗
邑人褒其功令方略臚記而詠歌之曰霞城課跡攀
帷輒輒不得畱則追送襁負相屬甚則設醮爲祈嗣
伐石爲頌德遺愛祠時雨碑皆沈侯峴山淚也尋調
考功主事又調文選庚寅陞稽勲員外郎再調考功

辛卯移疾調理癸巳起原官暫攝選務甲午以驗封
正郎銜給由以未滿二考例仍署副九月爲文選正
郎公先後在部五年衣冠傾屬文牘滿前應答如流
略無凝滯時人莫不服其明瞻而尤以愛惜人才爲
主提舉綱維綜覈名實舉超卓黜華僞抑奔競禁私
謁一時甄敘最號澄清太宰富平孫公倚如左右手
初南黃門任彥蘖救吏部司官馮生虞等并救前司
官黃縉奉 旨任彥蘖姑且降一級黃縉馮生虞降
雜職都調極邊方用馮養志等各降一級調外任用

都不許朦朧推陞公疏云原任員外郎黃縉先已爲
民訖今復 欽許降用是收核於唾採斷於溝雨露
忽施枯蠲甦息何敢再有竇陳以煩睿聽但原任郎
中馮生虞已遵 欽降州同去矣今又降邊方雜職
見任員外郎馮養志主事武之望已允閣臣之救策
勵供職久矣又降調外任給事中任彥蘖亦從遠謫
雖諸臣有自取之罪而霜雪之威毋乃或過乎臣等
願仍以宥黃縉者盡宥諸臣容其濯過自新以圖報
塞疏上臺省相繼訖救士論壯之南北二副郎一老

憲一有聚納之嚮公擬長史出補外太宰曰國初間
一有此今行之恐駭衆心公不顧蘇守石公崑玉良
吏也忤撫臺被劾待勘公亟白寃狀得故調旋推粵
西學使者而後以廉明著聲蘭谿當國公彊直無所
私昵而蘭谿爲幼子求兩淮運判三致手書并托堂
官爲居間公謂鹽政方壅人地兩不相宜堅執不許
蘭谿心銜之未幾因推陞建言礦稅官蘭谿緣以脩
郵致聞於上謫大埔尉朝諭譁然不平公拂衣竟
趨貶所家食十餘年未嘗以尺書通輦上君子身歿

已久今皇上登極有詔卹錄廢棄諸臣及礦稅誅
誤者而公在列名中獲贈太常少卿蓋天啓癸亥六
月初二日也遠近聞之爲公額手稱快而不知公之
純孝則又士大夫不易及者公起家寒素廩於官則
有餼授經弟子則有糈歷官二十年則有俸田廬則
有稅公毫髮尺寸悉歸兩尊人掌握客至索酒食不
得第枯坐對談而已有境內外獻酬之禮索筐篚不
得不敢更端請寧踈簡得罪而已公生平不知何者
爲私橐配夫人亦不知何者爲筐篚爲筥鑰大小進

止惟兩尊人是聽兩尊人溺愛一婿一女傾橐恣與之置不問而公又百端提挈壻徒步獵闔帥兩尊人且曰吾兒寂寂故不如許家郎裘馬休休作大貴人兩尊人大喜公亦喜封公又愛婢史氏晚年得一子大喜公亦喜而婢與黠奴營三窟許家妹居中媾之且自利兩尊人熒惑婢讒幾不子視公而公唯唯如故常病劇公欲就醫吳門以達京口封公僅與三四金容宇張公澹生王公潛遺之白鏹以資藥餌費公乃得力疾治裝無幾微怨懟形於顏面壬寅元旦庚

公二王來視疾公但以老親弱子爲托弱子縣應也公初抱京應爲繼子五十始生縣應捐館時縣應僅五歲而封公與婢史氏猶尚在視公繼配浦夫人與縣應生母張孺人弁髦耳王文肅父子倡義曰沈選部實死於孝而羣小且將甘心於孺子有如六尺之孤不係沈氏鬼將無餒乎於是命緱山亟抱縣應歸哺於家而容宇張公岵雲王公澹生王公少白陸公部署其喪事會計其家產以及廬兒庄童之屬皆籍而記之手爲記注鈐印豪強狡獪不得漁寸尺於其

西晉公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間蓋沈氏家政至是肅然然縣應所受產視兩庶叔
十不得二三歲至辛酉而生氏猶起蕭牆之釁孝友
而不食其報天可問哉公自令至典選申文定王文
肅後先執政公絕不依傍門戶及解相印歸公歲時
燕見甚數不溫不寒兩相公亦以正人目屬之閉門
掃軌恥干謁長吏而桑梓有大水旱大興革則貽書
當路爲條便宜利害甚哲其言曰三吳莫大於水利
水有幹河有枝河幹河通湖海之水工大而費鉅非
民力所能辦必須官帑以開濬而昨幸已發帑矣然

所開者止七浦等塘而甌脫僻遠未開者尙多也工
興而未見銀銀給而未及數以故小民不曰佚道而
曰厲階特哉誠可惜也至於枝河卽古田間溝洫之
遺又分流幹河之水以灌溉田畝者也其工小其費
省督令得田業戶各出其力助佃疏通違者雖勢豪
必懲則一親民良吏足辦矣又曰均徭差貼白糧慎
窩訪嚴博徒叔侄兄弟忍於骨肉之相殘奴僕優伶
敢於冠裳之相伍衣冠出入公門奴僕背凌孤寡市
井蜂蠆褻侮縉紳刀筆虎狼黨坑溫飽六逆相戕弊

陔翁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也極矣亟而挽之是在今日其他救災捍患振綱肅
紀扶陽抑陰揚清激濁凡有補助於官若民者盡言
之無諱難以僂指數也以公八面受敵之才纖塵不
染之守若使蘭谿見容盡展底蘊上可甄奇錄異離
渭分涇稱一代人倫冰鑑次亦不失中丞節鉞綏惠
一方而位不配德德不永年僅僅稱古廉吏稱真孝
子垂三十年乃僅獲太常之贈雖泉壤生光而仕途
多躓其亦可嘆也已公少工楷書兼擅行草詩文真
率流便出乎性情有未刻遺稿藏於家嗟乎世降俗

偷如古所稱反鮮埋鹿之事不復可見卽號稱清白
吏甚或陰裁其父以金湯其名不則厚積多藏無復
顧兩親緩急痛癢而久且耗散於悍婦蕩子之手者
何限是皆沈公之罪人也公不私其親則不私於官
可知夫貌廉者未必孝而真孝者必能廉吾於公無
間言矣余嘗欲婁江人建孝子祠以祀沈公而瞽宗
之與則請俟之采風使者故不辭而爲之狀

自在翁生狀

長興有自在周公春秋未八十遣孫伯琳仲璉以生
狀請陳子陳子愕不應自古銅雀遺令平泉遺誠則
太俗柴桑自祭東臯樂天自志則太達是二者皆非
公志也獨念公產不逾中人而好施田不及文正而
好義生平尊祖收族瀝血六十載而始諧夙心公非
爲身謀姑以示周氏之子孫而已公名文政晚號自
在翁初徐子與先生以七才子雄海內顧獨奇賞公
以女字焉公時時從子與賡和唱酬語出輒驚坐而

以小技薄之由邑庠入國子拜西蜀叅軍攝邑篆以
才守數尉薦桂冠歸公謂諸子曰吾不家於官繇束
髮至垂老得數千金皆手自拮据中來可念也爲分
授二子而少畱其羸供客且建周氏宗祠祖孝侯而
以翠峰公脩食春秋有時牲醴粢盛有定器又念宗
貧無以贍乃割膳田百七十畝餘收歲入之粟貯之
置義倉宗子弟無以教置義學宗人無以葬卜陳墓
嶺山下置義塚又恐田腴則爭世遠則玩爲刑牲告
之禰廟子孫有垂涎銖黍染指尺寸者官有案家有

令以不孝共法之戊子大水賑粟千石戊申水少差
則又賑百石行者病涉建石橋步又建石梁三黃金
窩多虎建漢壽亭侯廟及息肩亭其他施藥施茗賜
纊賜幕二十年未嘗告疲父老合詞上狀臺使者謝
不應延致賓筵亦引避不數赴居恒山冠田衣結廬
於靈隱韜光庵之側子孫濯行績文奉公宗規家法
嚴若丹書蓋茗之有道君子也余嘗笑通人多蔽非
諱老則諱死然而世無却老回生之術則不若及吾
身而不朽之而所爲不朽者公且不欲托之名公鉅

陽春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人而托之山澤夫微貴之言贗謀野之言覈固也然
公不自諱而又能使子不諱父孫不諱祖嘻賢矣哉
自今以始歲月浸假而冥行亦浸多我爲公續而書
之以代小炤可卽異日以代石言亦可

台州守鏡如王公行狀

先輩云士大夫結局一生不過兩篇文章有一篇送
歸林下者彈章是也有一篇送歸地下者墓銘是也
若夫引年未及早賦歸來林下地下兩無愧色吾見
一人焉曰台州守鏡如王公是已故諾其侍御孝廉
二子之請爲之狀王公諱孫熙號鏡如居士先世從
汴梁扈駕南渡居華亭國初哀菴公隨高皇帝入
建康坐事臨刑傳旨願永戍者免哀菴曰吾不忍以
伍籍累子孫子孫哀之遂稱哀菴子永善諱得明僑

陔雅堂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寓徐州洪武六年還居華亭之龍門里永善生某某
生某是爲公高祖生某是爲曾祖生四子季某卽公
祖子三次卽公考也以公天台令滿贈文林郎配毛
氏贈孺人公生而重遲弘雅動有規繩毛翁思椿公
目屬而心器之延師以掖其成傾囊貲無少倦公長
而能文博綜羣籍尤邃於公車言根極理窟弱冠補
郡弟子衆甫方學憲開之馮祭酒元徵唐宗伯子有
陳太僕徐長孺彭欽之兩太學皆高瞰一世而公以
精言約識服之爲心口俱訕雞鳴盥嗽漏盡猶書

爭不急之辯走不實之名見不祥之客推素任真動
有規簡雖溽暑必衣冠三尺童子必溫辭降色相揖
讓歲大饑惡少年以貸粟爲名將撤垣而入公曰汝
饑死與法死孰安爲傾困賑之嘗謂人曰吾嘗讀范
叔傳大其酬恩而狹其府怨若少陵東萊忍銘吾師
乎吾師乎性重然諾喜簡淡每日細書層眉以自簡
括端坐一室兀兀如枯禪縣大夫推擇公丈田欲以
虛田起稅逢迎江陵相公執故額不爲動令無以難
也事父母孝侍疾居喪悉如禮家言贍貧族養嫠婦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三十四
葺祖墓脩家牒復故業擴叢塚皆推先世意行之晚年晨起搢筇曳履行游阡陌間親視陂塘水堰麥隴稻場與二三農丈人卜雨占晴班荆道故屏城市謝公卿如是凡十餘年而卒余憶辛丑春公來游于將顧余草堂矩行蠕步淡面鈍口逡逡如也畱之酒則笑而出贈之筍輿則却而登山羣子姓牽衣挽袖上下往來如飛余指謂兒輩曰此公績學濯行不獲顯而賜之壽且康子孫多且賢天不負人夫豈欺我公家食八十餘竟老於潛兄弟手中爬搔不待呼而至

金積如山我案定亦如山亟趨去不然我且彈劾汝
庚子出守台州台人額手相慶指公以告其女曰而
曹生而獲脫於溺皆王公所活也更指其身上衣曰
而曹札札弄機杼皆王公所教也百姓歡然事公如
一家而公亦引六縣之利弊合爲一體瀕海兵八萬
往往脫巾致長吏挂議去公徵餉有法而民不病於
追呼發餉如期而軍不激於鼓譟且又懲倉夫之科
索革倉吏之分收式廓學較恢復學田種種治狀悉
從悃幅淡泊實心實政中來豈近代刻精名法家可

同日而論哉某歲當入覲心岫君已舉於鄉挈之計偕父子相追隨亦復相慰勞而歸志躍躍動矣覲畢抵任輒稱疾不視事臺察挽之再公竟飄然拂衣還士民攀繫不可得則爭奏酒炙傾城送之立祠於五達之衢山僧設主於萬年國清寺中迄今香火不絕癸丑心岫君成進士宰太和公詔之曰吾居恒常教兒何以復益汝不伎不求知足知止此老人庭訓卽汝理縣譜也心岫凜凜奉教奏最晉公階中憲夫人後徵入爲北臺御史丁內艱服闋戀公不治裝公曰

兒賢乎哉竟得我意中事父子偕隱庶不令漢二疏地下笑人自此日與心岫君朝斯夕斯而督用之治舉業如故用之得雋則曰大兒寧親小兒報國無更牽衣効索乳雛春秋八十有七無疾而逝公天性孝友授經得糲以供甘旨餘則封裹歸之二親不敢專擅秋毫每製一衣必準諸弟體曰於我乎共聚糧必算弟家口曰於我乎餼親有遺產則讓之弟析產以給猶子則同己之子捐田贍族有定額不喜追趨逐嗜爲非分之請不情之言自天台歸訪求親故之

陔餘叢考卷之三十六
蹇落者與祖父交而墜厥緒者雖攝弊衣冠必延之上坐疊疊寒暄客有急齟齬不敢出諸口曰子不故人我哉或歎之觴豆貽之錢穀篋笥無扁鑰藏獲耗之付雀鼠置不問身後簡其橐輕如稿葉也初侍御用之艱後連得佳兒公含飴弄之稍長置膝上口授書眉目娟秀性行馴謹一一有善人君子之風蓋天之報施盛德如此

勅封安人王母章氏行狀

今海內稱文獻世家無若王司寇鳳洲長公奉常麟洲次公益擬於眉山兩蘇矣子瞻得志王郡君墓而子由配無聞焉今王長公爲次公狀狀稱章安人淑若而其子孝廉君士驥排纘安人巨節隱行宛然如生此又子由元妃所不能逮也陳子嘗授經瑯琊數稱引安人家法以爲士族勸故因孝廉君之請而爲之狀按安人姓章氏嘗熟歸化令宗實公之女也安人俛仰有儀動合女憲歸化公嘆曰恨是非男卽女

亦當以葆幢褕翟耀我家大司馬爲次公內璧旣婚
廟見後次公病卧齋閣中與安人不再覲安人脉脉
藥裹間靜翳無言聲病瘥連舉戊午己未榜未幾大
司馬爲分宜所竄以邊事逮獄郁太夫人跳而之燕
中長公亦解青齊綬至兩兄弟楚服號跣控當路竟
不免扶喪下潞河當大潦羣盜謀於鄉安人乃奉太
夫人城居而兩公廬墓旁三年不窺寢次公疴瘠無
人理安人問訊續於道爲時調羹裁餉之泣弗受也
服除兩公素冠白練不與人間吉祥禮日讀書萬卷

樓下次公謂安人曰吾兄弟脫身刀俎之餘豈忍復
問生產請以區區上供太夫人七筋而下供諸名士
酒槍出入盈縮惟兄是視安人謹受命親走爨下不
辭劇易爲長公魏淑人先太夫人奇嚴兩新婦纒笄
而朝沃盥上食鵠立至丙夜不命不敢退魏淑人數
以樸愿見讓安人引辜自歸每事推掖之使前爲調
護甚力魏淑人私德之曰非獨妯娌實我導師 莊
皇帝登極兩公擬伏闕訟寃會安人方舉一子未彌
月而病長公意難之安人泣曰六尺之孤與九原之

痛孰重爲決計治裝俄而子殤懷抱中安人無恨色
明年特除次公南儀曹不踰年轉北單車行尋聞太
夫人病請告奔訃歸視含檢周身之具皆無憾爲謝
安人者久之服闋補故官考滿 勅封安人次公又
念大司馬寃狀方奉 旨議勘乃上疏請云身寢封
章移贈臣父妻停冠帔移贈臣母不報其後次公晉
尚寶官江右官閩官畱都安人偕焉次公剛狷義不
家於官而安人所至嚴扃鑰櫛束老穉無敢闌牙齋
一步地內外蘄蘄著水蘂聲蓋安人肅括之方居多

焉初兩家合門共爨而長公治弇州園又多不時之
費中年折箸視公庫業去強半獨次公已資僅存萬
二千有奇謀之安人併內庫中均分之次公沒齒不
言卽長公垂老亦不覺也已次公分遺閑仲輩自書
籍尊壘外一鏹莫給矣兩公天下偉人其不屑以刀
圭介意明甚若安人獨無兒女子情乎萬一性嗇小
有言闖牆信闡行自此始而能使兩兄弟烝烝無間
然豈非難之難者歟次公嘗欲拓少司馬義田安人
割腴歸之有好古癖則掃奩以易法書名畫好山澤

游則酒脯衣舄捆索皆畢具具得寒暑之宜好花木
水竹之勝則佐築澹圃亭榭橋道幾與弇州埒歲祲
好行賑則出困米以糜饑人且爲諸巨室倡好著書
則焚香掃地不使聞戶外聲卽家人苛碎短長絕不
入次公之耳好客客填咽輻輳望瑯琊爲龍門兄弟
遞相與客而安人所治辦尤精整整陸臚水臚卽蒔蔬
皆有異趣長公過而樂之笑曰此雖不能當禁齋侯
鯖然以號瑯琊食經差無愧次公宴某某氏而歸甘
之安人則私遣家庖往就學不則罔其味摹製以嘗

次公次公曰是某某饋遺耶安人笑曰非也乃蘭亭
臨本耳好課兒匡坐占經琅琅如臯比老博士長公
之諸子暨州里高才生負墻而請者無虛日安人精
酒食以饌先生及其子弟行有貧不能餼者爲除舍
授餐皆以行次公意也次公得噎疾安人稱藥量水
卽羨糜皆手斟之爬搔扶掖如是幾年餘次公曰人
生那有如許福若事我太過豈得復邀長年將無爲
造物所裁耶安人莊事次公無絮語無媒辭又時時
從吏置貳釋名家媵進焉或譴責小鬟一聞次公履

聲立麾去更爲好顏色相迎撫嫡庶均有恩禮又不
欲柔嬾愛恣之曰能養而不能教此衆人母也余嘗
見岡伯逸季侍長公傳酒行炙間錯以排調不復裁
簡而一見次公卽拭冠整帶噤不敢吐一言岡伯吏
部歸追嘆典型曰叔父聖人也而嚴憚安人特甚王
文肅朱夫人治家嗃嗃獨心折安人歲不數見見必
張輿蓋具笄冕如肅大賓禮而退凡吳中輕裝袷飾
踏春子夜之游非惟不樂且不習也安人性恭儉旦
起童婢以材受署大至田園細至米鹽刀尺皆手經

目閱法度犁然不浣不易衣不饗不加豆其生平料
理筐篋爲祛篋者盜一空有金氏踉蹌入問曰曩寄
積在乎安人曰幸無恙出畀之此外悉置不復問惟
精勤唄誦而已未七十廢明堅持木又戒有舍人子
佚法者多付閑仲而其他寒宗疎屬吉凶緩急之故
率疏記其歲時姓字爲餽存不絕大約舅視長公師
事次公發鬯笑如準繩鎮置訖如山岳近人情故色
不猜慎持大體故禮不疎數德無二三故無溢喜溢
怒驟寒驟燠之市心而內外歸德於安人者卽古之

女宗母師無以過矣閑仲甲午舉於鄉已屢頓春官
安人慰勉曰吾第知汝才所不知汝者命耳吾自爲
新婦迄老歷瑯琊三世中笑啼之境非一是皆有命
焉當大司馬之諱且泣且禱且懷覆巢破卵之憂有
大怖哭駟哭駢又哭駢婦哭趙家垆有大痛其得龜
勉不死稱八十老人多天幸汝與驂孝且賢汝得雋
又得見遺腹孫瑞璋相繼登賢書又見汝子早露鋒
穎又纍纍見內外孫子女三十人吾視汝父福已過
饒尚何暇復問汝曹腐鼠得失也士驂聞其言而嘆
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不恨況姆氏哉況姆氏哉
因泣謂陳子曰吾母居恒嚴事子子必爲母狀吾語
次我母且淚溢睫與筆不知所措辭矣陳子哀其言
爲據耳目所最習者布狀如左

節母陸孺人行狀

華亭之陸如平泉大宗伯先生而彥陽少司寇繼之
大中丞阜南先生而中陽考功郎繼之父子兄弟稱
嘉隆萬曆朝名臣豈必援士衡士龍以爲重哉考功
有二丈夫子曰百之曰九之百之初娶李氏繼娶鄭
氏鄭氏祖孝廉龍門公父州佐述亭公皆壇宇嚴正
非法不言而母爲金孺人以勤儉訓女尤肅故考功
爲百之內璧焉旣歸無翔視無纖態莊事考功舅無
違言撫卹李孺人遺婢恩禮有加中外嘖嘖稱女君

陔餘叢考卷之三十六
子矣考功得脾疾百之長跪膝前親捧湯藥竟不起
號踴咯血絕而復甦孺人扶掖膏之而外執喪事悉
無憾百之謂九之曰棠棣荆花古人所重離異析產
吾兩人塞耳不聽也九之婦季氏孺人待之厚飲食
相遺女厮相役內外僂力必無貽宗妨門祚羞若延
師若行聘若公家踐更役必使老奚奴往復致命於
叔氏行止不敢專決叔氏事嫂如母如察吏嚴師則
孺人德音不瑕能使之心口俱服也考功負經世略
不竟百之請於采風使不踰歲而俎豆鄉賢之祠其

他百雜碎則總任於孺人百之以此得下帷登癸卯
鄉書部署義倉散之宗人從吏恩蔭遜之叔氏多孺
人力也百之計偕北行中道疾作歸甲辰九月轉困
當屬續時執九之手而囑曰吾兄弟同乳同師追隨
先考於南北車帷中同飲食同卧起所未析者形骸
耳脫有天幸吾弟一索而得子卽吾子也其立爲我
後孺人從旁嗚咽不成聲剪爪斷髮祈以身代及含
殮畢孺人舉刃自刺左右嚴衛之垂首柩旁有進藁
坐者揮不御進水漿者揮不嘗遠巡數日後省瘦幾

陸香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殆金母勸諭之曰孝廉死兒殉之亦死異日誰爲薦
一盂羹堆墓頭一坏土者莫若俟叔氏舉子而子之
則孝廉不化爲若敖而我亦少駐桑榆耳孺人感悟
乃強起謀卜吉壤乙巳葬孝廉於古山橋之新阡又
明年購刻旃檀妙好如來像一資亡者冥福一祈叔
氏之側室舉雄巳酉正月徐孺人以得麟報孺人喜
極額手曰吾有子矣遂諏吉置酒設祭於寢懸彩繒
於門悉召宗黨之尊行而告之以成孝廉之遺命卽
今慶紹君是也紹生三月善啼又善病孺人血抱入

懷不令入保母手保母乳罷卽還自抱持去屏紡績
停機杼曰將無怖我兒默誦佛號不出口曰將無怖
我兒戒左右不得白事卽白事聲不得高曰將無怖
我兒食數輟寢數起惟恐號嘔之忽觸於耳也四歲
教之書六歲就之塾選擇老奚奴朝擁以出夕擁以
入除舍授餐屢更師而敬不衰卽二三執役童子且
諄諄囑付無敢退而嬉戲者八歲聘廕君杜公女十
歲使習操觚家言十四歲九之又捐館矣家無壯主
奴僕生心勢不得不別室而居孑然孤嫠衡身於內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輯外園間朝不朝夕不夕也又恐紹以家累繫心命
讀書梅南草廬而時時乘肩輿過之指示曰此先人
兩世菟裘孺子羨墻在焉不則一木一石轉而付之
誰何人矣言已泣下紹亦泣癸亥補博士弟子孺人
率之告於先靈或歲時謁廟上冢酌酒薦蘋蘩無不
與紹俱丙寅紹娶杜氏入門孺人撫之色喜曰佳兒
佳婦先孝廉庶無餒雖然婦新來不忍強以事需冬
後且解歲蕤籥付汝我則拱手向瞿曇矣是年紹咯
血至明年丁卯夏未廖孺人涕泗旁皇遣使者千里

迎醫千金市藥紹故得不死而杜氏婦死矣孺人力
疾以舉杜氏之殯久之又力疾爲紹續聘宋太學女
嗟乎孺人之子紹也不意其少而疾也長而疾也疾
且危危且安得一子幾失一子失一婦又娶一婦孺
人之棘心蓬首至是極矣無歲不愁無日不藥無紹
兒手調而進之不飲累世遺橐大耗於藥裹中而紹
半生之誦讀精神屈蟠者十九開霽者十一偷隙駒
之微光賈怒螳之餘勇直欲衣鉢前人報母恩於地
下而始快孝哉紹乎矢志亦堅苦矣孺人生萬曆辛

已十月初四日距歿年五十有五卜今十二月某日
啓孝廉百之竈合葬焉孺人守節立孤志操如嚴霜
皎月鄉三老其實聞諸郡縣郡縣聞諸直指表宅旌
閭將疏請於朝不佞謂紹曰孝子顯親揚名更有向
上事在如吾鄉吳太僕懷野何學憲半義其榜樣也
紹含淚唯唯而止獨墓中一片石非巨公不章非名
言不久故屬狀陳子請之於當世韓歐先生伏惟憐
而賜之琬琰之文幸甚

少岡王公行狀

萬曆乙卯冬於潛令王君奉其王父少岡公之兆厝
鶴滙涇西阡與姚孺人合竈葬焉手具行實屬狀陳
子陳子讀之此良史筆也君進曰先王父有言古人
龍門自敘柴桑自祭東臯自銘韋敬遠自作終戒吾
嘗慕而效之遺編在笥不敢發視敢爲之排次以告
先生初嘉靖辛卯公父朝列公計偕與介峰濮陽二
曹公除夕宿彭城夢鶴翔室中生大卵飛鳴四顧而
去公覺而呼曰吾舉雄當名夢鶴字子羽二曹皆喜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躍爲詩歌贈公比長娶僉憲龍津姚公女其母爲李
宜人李姪時亦夢一鶴投袖中七月而女生彌月夢
爲女結褵嫁王生已蹇脩問名李宜人詫曰夢王得
楊何也姚公曰王祖姓也而又名鶴嘻異哉天定厥
祥夢告之矣公弱不好弄受書通敏外家呼爲小楊
先生己酉補諸生戊午入南雍辛酉張江陵爲司業
哀名流六人爲社公與選七上公車皆數奇罷免庚
寅奉恩例官太醫非公志也公清審貞立鬚眉甚古
與人交盡傾底裏無腹畧面親尤最厭傳不經之言

不輟也名日噪受經者日益多冠履莊嚴壇宇峻整
目不閱非聖之書口不談非禮之事一經陶鑄多翔
起爲聞人戊子中應天榜乙未成進士授福建侯官
令侯官故會城壯邑臺察相臨多盤錯公中情見貌
斥鈎距撤廉隅不喜爲理外苛舉一切以清靜鎮之
大事斧斷小事刃解久之士民無怙勝無終訟貫索
幾且空矣福清葉公聞而嘆曰此真古循吏也服闋
補天台其土瘠而淳有赤城霞標之勝公笑曰吾故
有山水僻然不敢以壺漿勤父老間以公事過從則

屏去騶從一稅駕焉俗溺女不收公引顏氏家訓云
天生蒸民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報於天乎乃峻
爲之禁所全活無算婦女洗手而坐多仰食於夫公
教之紡績衣被一方又爲清驛地之煩豁荒山充餉
之苦屢忤當路而執之愈堅久則終無以難公者三
載奏滿徼 恩典以榮其所生公曰吾志畢矣豈暇
走一牘問京輦貴人乎調大理評無幾微見顏色携
蒼頭北行自應門而外庭除若無跡竈突若無煙志
意蕭簡湛如也會富瑞法當辟暮夜薦賄公叱曰爾
壺觴不咄嗟而具此於五斗米五鼎食孰多哉於潛
君雖不及祿養無恨矣



陸君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三六

明故光祿署丞觀瀾金公行狀

金之先出漢稅侯數十傳而入明仲善公父始遷休寧之中市又再傳而生萬全公以蒼德賓鄉筮萬全公生雪峰雪峰生中泉中泉生霽野霽野生觀瀾諱源字子長自少貫通敏有幹局不好兒弄鄉三老目屬之爲中泉公所竒愛置膝上授之句讀摩其頂曰是子也秀外慧中必張我家已就塾師受書通曉大義稍長博綜墳典尤工染翰負墨池之譽屢試見格入游成均日與高才生治公車言才名騰蹕門外屢

綦相嚙而公亦豪上自喜謂青紫可唾拾也中泉公
歿霽野公哭之喪明公不得已撤舉子朝夕與父俱
揣意聽聲有召必諾有出必告有怒必跪以請有內
外吉凶事必咨稟而後行衣器溲溺瞻察備至病棘
百方醫禱甚則焚香祝天割笑請代及其沒也號痛
不絕聲瀕死者數矣宗長百計慰勉之始啜饘糜三
年不入內不茹葷血不與燕會有強之酒者閉目袖
手堅坐如槁木語次霽野翁則淚溢于睫一座皆不
怡爲之罷飲既禫哭泣如初喪卽歲時伏臘上塚未

嘗不孺子啼也母臥蓐公侍疾亦如之或趣之就選
人公曰老母與浮名孰急謝不赴客有齟齬同曹者
將釀爲闕端迫公訟諸官公曰母與友孰親割數千
緡異之終不往未幾母竟死公獲視含殮凡周身之
具皆無憾而公亦雞骨支床墨毀不起矣公大母葉
早卒繼爲夏安人公事之生盡孝死盡哀乞言於巨
公鴻儒以章祖德人甚偉之性友愛最嫗從弟卜兆
襄事逆婦築室絕不以纖毫累之共臥起偕飲食通
有無又恐其年少爲同儕所欺論坐之簿籍間比肩

屈指磨笄徹晝夜必使無耗竇漏籍而後已從弟比
匪人幾陷文網公囊金請之有力者始得脫初中泉
翁屬意公冢孫厚畀之產公請中分之曰寧達成命
不忍違心旣析著其平如砥世有矯誣祖訓偏瘠偏
肥兄弟閱牆不解者皆公所笑也族指以千計公賑
贍惟恐後習儒者課之宗祠儒不効授之賈策賈又
不効爲置義田以掖其困乏長女適蘓君稱名士次
女適汪君稱賈祭酒驛惟公有助焉公慷慨好施喜
爲德于鄉獨任大宗祠建橋梁建學校建文峯神龕

神樓公庾書院損貲以累萬計與人交淳實無他腸
寇蓋車騎貴人與田庚野衲均禮有緩急邛公者輒
邛輒應絕不挂齒頰久則并忘其姓名里居至析爨
不問者甚衆非意相加俛而笑瞑目不答俄頃歡如
初曰吾嘗讀范叔傳大其酬恩而狹其府怨萬石百
忍吾師乎公尤好方外緇黃之交每至撤哺以迎嘗
飯僧十萬營葺普滿齊雲松蘿諸古刹以布金長者
稱居恒無事笋輿蒲帆往來佳山水間長嘯曼歌軒
軒有霞舉之意退則召故人觴奕雞三號鼓數過不

聽歸法書名画縱橫左右或時手一編有會心處召
諸子爲談說古今 相往復靡靡忘倦公西華父子
若朋友處者然公家之謂矣公巨頂豐頤背如斷山
目如湛水狀貌類壽者相而享年僅得四十有六識
者痛之初霽野公以哭父喪明今觀瀾公以哭母促
筭金氏世有孝種故子孫亭亭嶽立醇行類曾閔節
俠類魯朱絃誦類鄒魯天之報金氏孝德寧有量哉
公生於某某卒於某某子五人長楠由邑庠入太學
娶司經局洗馬張公應元女卒次柯太學生娶程公

搢時女次槐太學生娶漢陽太守王公宗本孫女次
植太學生娶孝廉查公應光女次桓太學生娶太學
生朱公家祚女女四長適太學汪君宗尹次適福建
左布政使范公涑孫文學文鰲女先卒次適吳君學
珪次適太學汪君承文孫男六炳遴聘太嘗寺少卿
吳公應明孫女炳中未聘炳貞未聘炳衡聘太學汪
君俊英女炳修聘太嘗少卿邵公庶孫女炳幾未聘
孫女三一適太學夏汝霖一許聘張君弘儀子一許
聘太學朱君士寅子卜壤某地卜葬某日將請不朽

於當世立言先生而屬不佞具狀如左伏惟哀而特
賜琬琰以文墓中之石金氏百世幸甚

程次公誄詞

程次公彝仲以萬曆甲寅捐館舍丙辰冬厝黃墩之
原其情中偉吳君徵誄于陳子按禮小史掌卿大夫
之喪則誄之誄次公禮歟雖然生有令聞歿則累其
質行書之素旗表於中野此猶行古之道也概之次
公于法得誄誄曰

維程之初初有大人黃墩廟食赫濯厥靈神明之胄
瓜瓞椒聊轉徙草市茂宰彥高自宋逮明繇溪是籍
遙遙華胄九世隱德挺生次公而顛不蒙頭角岐嶷

西華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四
號曰聖童六齡失恃悲啼祈死貌瘁聲嘶號曰孝子
弱冠標譽邁族冠群入游太學賓客如雲公考倦游
授之家政蒐伏發藏畫一著令群百千指奉爲指南
旣剖勞逸亦均苦甘坦易直腸寬仁大度非禮相加
渙若雲霧慷慨赴急委蛇息爭片言可仗重於連城
夔夔繼母怡怡兄弟人無間言太和所聚親亡廿載
神通夢中乃建一閣榜曰倚松倚松望雲亭亭結蓋
是耶非耶洋洋如在春秋絜饕饋奠以時班餽子姓
先德可思亦有旨酒花香月白樂此嘉賓以永今夕

丁年未嗣納璧女家得情燔券立返香車是女是母
崩角稽首願馮當世以錫爾後天道有知一索得雄
旋舉三鳳海內人龍潛德升聞召鄉祭酒每事質成
微言不苟尋謁選人活命光祿雞肋視之雅非其欲
旣邀恩命以責二親何圖中道溘焉沉淪肯搆棟摧
出門軸折雅志未申齋恨以歿驥逞躡途鵬飛墜空
才不竟用天道張弓宗黨停飲隣巷罷春素幃丹旒
泣戰酸風深山大壑埋此英雄

杜虛江誄詞

浪穹令杜先生諱時登以萬曆二十六年卒孝子縑
經詣門求誄余惟誄者累也累其生平叙而哀之也
先生授邑不赴以壽考終有子若孫皆爲世聞人九
原之寢亦孔甘矣宣辭悼往何哀之有無已則請援
表旂之例爲公呵止樵牧可也誄曰

維杜厥初肇造祁公靖康南轅菟裘海東繇村及浦
載蒙杜姓燁燁世闕琬琰邑乘韜櫜勿耀光自先生
覆髮未燥剪瞳若神眊篋授書且讀津津退而緝誦

五色者雲奏牘公車隸名鄉籍頭無二毛背有六翮
宰物持之動而見扼仰視高堂曖曖日迫何慚五斗
何慕千石揮手鷗鷺就官雞肋勾漏砂明河陽花碧
鶴伴吏人琴招逋客再蹶再起幕僚而已猶似空山
心如止水公論獲申浮言頓洗授令浪穹才非百里
公笑掀髯頭顱如許局促轅駒格鬪穴鼠三徑未荒
二仲可旅遙指青山惟我與汝文自函陽詩還天寶
朝漁暮田冥搜家討蠶吐繭工蠹游欲飽間一臨池
亦足娛老出其土苴爲德鄉閭出其緒餘子續賢書
豈惟子賢孫亦瓊琚文苑推轂長者下車何如潘令
徒賦閒居何如陶令兒好栗梨樂哉浪穹幽魂可舒
我載懿德表于素旂旂旒翩翩衛爾玄廬中有哲人
樵牧已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六
五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墓表

計

包學憲墓表

贈司理愛筠朱公暨配

旌表張孺人墓表

程孝子金節婦合葬墓表

陳飲水暨配王氏合葬墓表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廣西叅議喻菴秦公墓表

陳眉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誥封一品夫人太原王太夫人墓表

孝感傅淑人墓表

節母陸孺人墓表

俞節母吳碩人墓表

鄭母趙孺人墓表

吳孺人墓表

誥封太原王母周上宜人墓表

常碩人墓表

通家王時敏

遜之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包學憲墓表

有明嘉興包公諱樾芳字子柳年二十三而成進士三十而出爲貴陽督學使以忤權貴歸六十有三而卒公居官則百姓祠於官居鄉則郡大夫以賓禮飲

於鄉生平爲德必樂善不倦以恭儉慈和爲家法以忘賢愚置臧否馴老稚緇俗用平等爲世法以游名山飽異書視居常爲安樂法其他陰德隱行未嘗一以語子孫而無問遠近言及公者至爲感激流涕以幸公之賢而有後此足以觀善人君子矣余以是揭而表諸墓道之陽曰是爲學憲瑞溪包公之墓

贈司理愛筠朱公暨配 旌表張孺人墓表

桐鄉二玄朱君考選南垣歸苴經纍然訪陳子於白石山中曰邦祈竊有請也而未敢至是壬申十二月合葬父母於龍翔灣之原乃請表其墓陳子曰君乙丑成進士陳情上書母孺人苦節業已升聞於朝特賜旌門表宅矣表孰大於是而何以墓爲朱君曰表宅者吾母非父也陳子曰 旌母則稱父矣朱君曰嘻吾痛未已也邦福六歲邦祈甫孩卽吾父之短長肥瘠目不識何狀也家貧匆遽未及備善手寫炤卽

有遺炤懸於歲時饋奠之間是耶非耶與無像同也
間質之嫠母母欲言而哽咽者三孤俯首哭不成聲
爲掩抑而止今姆氏又且棄孤而去相從於丘壠蓬
翟之墟而吾父終不可問矣此而泯泯無表章之則
死吾父母者實吾小子也敢稽首以請按譜朱氏紫
陽裔或云卽朱邑所謂吏民愛我當葬我於桐鄉吏
民爲起冢立祠者也其柞溪一派則自在公始十傳
而高第應薦者爲文藻公孝子割股者爲景陽公任
俠好義爲懷南公懷南舉丈夫子六其第三子筠菴

善顏柳書法則公考也公諱一豹號望筠字文卿笄
卯之年多造次依於儒者鹽官著姓有東野張翁與
朱翁交故暱遂以女許字公時外侮狎來家且索公
挺然願出幹蠱筠菴公曰於菟三日乃有食牛氣耶
雖然非而孺子任也爲笑而止之父事諸伯仲磬折
肩隨雖在顛沛時并日而食易衣而出雍雍如也年
十七張孺人見於廟甫月卽議析箸庠屋确田不贍
甘毳而公與孺人拮据薦之擊鮮分甘且以旁及諸
從父昆弟子姓親練過從者公典客孺人尸饗卜晝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卜夜不聞戛釜聲田庾牧笠欠身下之脫有夢語媚
視者如鹿豕去之矣壬申舉長子邦福丁亥舉次子
邦祈始與張孺人榭對一粲未幾連遭大禳稱貸以
具滌灑而身則私噉薄糜筠菴翁困疫癘公走烈日
中醫禱紛若蚊啞不驅面垢不釀中宵請代於上帝
竟先筠菴翁逝矣不十日筠菴翁繼之又十日張母
迎養於家者又繼之矣孺人嗷天仆地經紀三喪置
兩孤於靈床頭席苦哺抱淚錯於乳而飲之始得皆
存活其後福輟讀壹意程督祈祈二十補諸生明年

食餼戊午薦於鄉舉乙丑進士上母節被旌初拜
荊州司理迎孺人於官丁卯三王之國祈奉檄清
丈膳田露宿江干面目黎黑旬月得田六千頃歸
惠王舟車從官以千萬數供應浩煩爲輟食而嘆孺
人曰此正汝盤錯時顧操刀何如耳祈每歲暮輒令
分俸餼遠藩之貧宗以及繫囚囚就讞者決罰輕孺
人乃色喜不則愀然不自怡有傷化犯教者語及輒
切齒以寬之杖下爲恨性不耐安坐五年績麻幾滿
麓楚地不植桑手條署中桑饌蠶可得絲二勛許荆

人聞之私祝以爲蠶師辛未春祈與考選福來迎母歸祈送之江滸謂祈曰吾七十一矣曾不意煢然嫠遂有今日吾往者年十一唯外王母是依諸兄各母其母而吾獨母其母一苦也十六歸汝門遂分爨昨日閨中女今日竈下婦田產不贍血指以供之一苦也一月三喪兩雛在抱門族雖繫戶外履絕其誰貸之而又誰訴之一苦也汝病驚風惰脅幾絕吾號天氣盡而汝始開眼略覩我我驚喜以爲重生一苦也八歲就■塾師許汝可成立吾聞之爲摩汝頂而泣九

歲聞讀孟子書又泣十三歲試筆行文見賞於老輩吾且喜且泣而不虞其爲■天子耳目重臣也吾不失綦縞家風汝不失藿鹽風味去家五載骨肉團團卽從汝父於九原無憾矣閏月朔部擬南垣而孺人訃聞矣哀哉祈之理荆也輕重出入不窺上官指不假左右手不徇交遊牘下筆踟躕但有天地之生氣而無名法家慘刻之霸氣凡纍囚搏頽而心服者卽闍羅老子所拍几而點頭者也今日爲刑官旣不以丹書錮百姓則他日爲言官定不以白簡汗鱗士大

陔餘叢考卷之三十一
夫太夫人慈悲一炬化爲千燈萬燈公不問世而問
天不問天而問心余謂不問心而問之太孺人可也
愛筠公恂恂退讓有汜機伏不聞之風而名不出於
鄉曲賴孺人撫孤成立大有造於朱氏之宗祊旌者
因婦以及夫贈者因子以及父然而布衣之潛德隱
行載筆者百而不得一也今表門表墓兩兼之兩孤
不恨不見父且不死父矣故陳子諾其請而爲之表

程孝子金節婦合葬墓表

程君諱九萬字雲翼歙邑榆村人也父爲大理夢暘
公母吳孺人君行第三少夙慧十八補郡諸生二十
一入鄉闈幾及格而蹶性醇謹簡括有關籥而胸中
涇渭甚哲一以弘恕安雅爲宗配古樓金氏卽金吾
星耀公之女爲王父大中丞所奇愛擇快婿得君子
歸以後日勉君下帷讀遊茗上中危疾不起金孺人
聞之號踊不絕聲卽擊篋數行投火中請誓同死侍
兒捧薄糜進之百方勸諭拚耳拒不聽曰吾旦暮人

母苦我糜可食與地下程郎言可食耶堅麾去因絕
粒三十日餘精神焦枯而意色猶勁携繼亂至中庭
曰未亡人不能終事舅姑以藐孤相累因慟哭拜別
又貽書訣別金吾公囑寄之皖城左右見者飲泣唏
噓不忍仰視而金故苦卧自若也及與君喪歸金已
閉閣殞矣里中人聞之排戶入視面如生皆驚駭掩
袂而出因相率爲文以祭上狀當道請以節烈聞於
朝金享年二十視君差減一歲耳初大理公病疽創
甚君持刀入密室刳股遇仲兄早已先之血濺衫袖

間因相持抱頭哭籲天請代大理公遂此霍然而君
竟以少年客死婦金氏繼之孝子節婦悉萃於程氏
一門嘻異哉志稱新安山峭厲水清澈故大儒擬於
鄒魯大賈埒於卓鄭余謂此何足以當之如節婦絕
粒可以爲夷爲齊如孝子刳股可以爲顏將軍頭爲
稽侍中血推而上之辟穀可仙斷臂可祖特在英靈
勇猛發念間而君與婦且得矣寧程氏之人瑞而已
乎是宜表

陳飲冰暨配王氏合葬墓表

會稽陳飲冰先生越之聞人也諱于朝字孝立八歲
而能賦詩有漂母伍大夫宮怨諸篇弱冠侍方伯公
宦於嶺表甌越間箋啓軍書裁答如響二十六補邑
弟子員二十九食餼受知於總憲吳獻台侍御劉光
復三十六時得異夢有麗眉羽客邀之三島中遂持
佛號而逝飲冰居貞物表縱心塵外視制義若苦李
棄公車如吐核博綜墳史頃刻千言跌宕詩騷縱橫
八面躬稟洙泗之教神酣竺乾之書廩饑寒繼魚鳥

雕梵笈壘浮圖雖蓮社宗雷廬江求點無以過也所
居當山陰苧蘿百錢掛杖一錘隨身嘯月涵雲動經
旬日與朱長庚魯湘陰宗伯芝爲文友詩友山水友
與屠緯真爲禪友與徐渭爲俠友與眉道人爲神交
友其他宗工巨匠老衲名儒或指爲文中鳳麟或推
爲道中龍象聞訃以後磨鏡之客與掛劔之賓輻輳
隴上矣配爲王氏德曜偶稱鹿門竝隱珠聯玉壑永
闕一丘則孝子洪緒兄弟拮据之力也是不可以無
表先生所著有苧蘿山稿余旣序而傳之不具書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萬曆間有兄弟後先顯名於時者曰無錫顧公憲成
允成兩人恂恂儒生退然若不勝衣及進而立於朝

身譴落其官而去然而天下顧慕悅之相與

喟然

論其父母何如人則南野翁錢太安人

是也翁之先世居無錫上舍里自公徙涇里而居里
人易而侮之轉徙石村侮公者厚自慚悔數招公還
公乃偕太安人還脩什一之業以身居織畝間而陰
施其德終不肯與人競奇贏有貴買而賤賣者公償

其直諸傭係雜作者公縮其贏錢息之爲娶婦婦而歸者凡數十人有賈遺金去去三年復來公授之一篋賈怪問不知所以啟而視宛然曩者所遺故物也賈驚謝不敢受公笑曰君失之君得之於我何有哉性嗜義喜拯人之急貸者輒應應而或不副則期以某日時至至則先期辦錢以待且如其貸數而以細小美之曰是寡人也善耗吾故慮之初公貧而蹶蹶而復起兩夫婦鬻半菽衣漂浣衣請句者往往躡嚙難公色及進而謀諸公公唯唯公退而謀諸太安人

太安人未嘗不洗筐相付也公之教憲成允成也學成邑令周公分俸佐之公驚曰孺子受書而乃煩縣父母耶且縣父母安得人人資也而孺子先之立謝去令以爲賢舉鄉飲首徵君爲重賓公曰此以孺子故榮我耳我野人也不足以束章甫敢辭時有囊金私於叔季者欲請爲居間而以金壽公公旣斥去而佯以問太安人太安人曰嘻彼謂我兒何如人耶夫金去可償我兒孺子也而本先撥第不知從何取償耳公立起呼酒自酌更以酌太安人曰吾故慕伯鸞

夫婦奇節今以我視子何如哉相對大歡而罷未幾
憲成允成次第成進士兄弟雁行上太安人觴太安
人捧觴泣曰而父累辛積勤所以教汝曹者凡爲汝
曹下今日種子也天乎而父安在耶則以今日酒一
澆而父墓頭草耳且曰孺子欲無忘而父乎而父業
有言矣吾不願汝爲好官願汝爲好人孺子勉之叔
季再拜謝母教江陵張相國專欲置故御史劉臺死
憲成上記當道詰諸不法狀及江陵病而公卿相聚
爲禱者踵嚙也乃憲成獨不署名有代以名署者憲

成馳往手削之中外謂叔子禍且叵測太安人聞而
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且兩兒骨有
鐵所爲尚不止此而無何季子救海先生罷歸矣叔
子又以吏部郎論事判桂陽矣兩兄弟歸而拜母太
安人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太安人
性至孝曾爲姑親浣中裙滌穢器里婦至今難之南
野公自傷少孤每語及舜臣公輒涕下歲時饋享太
安人潔羞而進之老夫婦仰而奠俯而泣矣南野公
不信鬼里中有靈巫公往問之卒不敢下爲碎其座

西晉公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一夕巫遯去而太安人之病也里嫗趨候疾問有鬼乎太安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太安人指謂曰大似汝媼昨舌而退其正直多類此嗟乎三代而後禮樂不足以造士故獨有望於家之賢父母然患得患失仲尼羞以爲鄙而今家庭之訓半此也則聚國族而求子孫寧復有品乎哉今家有公與太安人而生子爲憲成允成又聞其伯氏性成仲氏自成竝不有其弟之官能爲兄者也所從來可知矣予故表而揭之石以告世之爲父母者

廣西叅議喻菴秦公墓表

武林秦茂才之璧以其父不朽見屬曰墓志以藏諸陰袞而史則請之董宮保墓表以揭諸陽野而史則請之眉道人皆奉先侍御命也今崇禎丙子十月卜厝於毛婆圩小庄幸哀而許之按志秦之先汴人扈蹕而南居虎林瓜山里占籍仁和歷傳至實菴家有譜嘉靖乙卯倭變譜帙但記仁山公生元峰初臺兩兄弟嫺經學浙中稱武林二秦君心元躋蹬場屋郡邑肅爲鄉飲賓卽侍御考也公諱懋義字宜卿號喻

菴又號方揆子自少有古人簡局不屑以塵務經心
下帷蕭寺中鑿鹽風雨志意湛然年十七補邑諸生
戊子領鄉書己丑成進士筮仕東粵之海康有萬頃
洋舊岸數十里障之厥田上上適八月颶風大作岸
崩水闌入土人巢居田無遺穗公捐俸掃貲率先版
築老穉竭蹶而隨之其岸高於故址濶倍之堅亦倍
之長一萬三千九百丈有奇閱兩月而大工告成上
建文昌閣以標霞舉士大夫勒穹碑二道紀其績易
厥名曰秦堤云俗輕慆男子奸聞啖毒草誣陷人婦

女夫存而去幃受聘渝盟而更嫁者立置之法至是
惡俗始大變甲午奏最封兩尊人如其官以治行高
等擢御史甫入臺首劾大司空治河無狀按三吳捕
治丹陽大豪某某走京師假母名上疏反噬有司且
及公科臣陸公叅之何物逋囚敢訟繡斧 朝廷三
尺法安在 上震怒械繫回籍仍聽按臣勘大豪復
乞總憲牘請寬一面之網公密緘總憲牘并上疏以
聞請托者惶恐怖欲死後竟中公考功法謫之外公
迎親淡碧林灌名花釣遊鯉筍輿葉舫笑傲六橋三

竺間庚戌相繼丁內外艱煢煢作孺子啼幾至滅性
喪葬悉豐腆無以銖黍煩諸兄弟爲也癸丑服闋補
池州司理公精心水利修舊堤以通沃壤悉如海康
法廣可四軌崇可二初長可四百丈更淪池於學宮
之南引流栽柳有橋有亭有堂有閣遊者踏歌而樂
之號曰秦鄉奉祠香火不絕甲寅歸虞部筦水衡當
二王婚且之國公仰佐大司農節省巨貲數萬金遂
成嘉禮禮竣擢叅粵藩主爵擬京卿待之而公堅納
蒼梧之節歸田十八年臨安公亦辭郡里人比之漢

二疏公躬建石坊以光祖先蒸嘗滕公以報知己匡
助陳氏之生死以急窮交瘞埋初臺公之七喪以免
暴露遠近交口祝誦公必且宜男有振振蟄蟄之慶
而公獨指之璧笑曰猶子比兒足以亢宗邁族矣江
孺人應聲同心德舉嗣公後已娶姚氏賢又得孫甚
慧公授以仲魯江公春秋非特宅相抑亦國寶家駒
也公宴集林下以伯仲爲壘篴以吟詠爲鼓吹不問
家人產不溷長吏庭不以氣勢籠罩隣里鄉黨世但
知其掇皮皆真而未知其強項不下彈司空之治河

發總憲之私牘鋤強擊暴至今使人慄慄膽寒惜乎
蝎諧中起蠅矢羣飛莫繇大展其埋輪破柱之志實
朝廟之不幸也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司直者

誥封一品太原王太夫人墓表

國家凡大臣有親喪者上書乞 卹典於朝 天子

予祭葬如例太原少傅王公忠孝簡 上心其母吳

太夫人歿上悼念追卹加等與故太子太保愛荆公

得竝祭又傳 諭特遣官齋捧金幣布鈔賜於家蓋

異數也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錫爵次學憲公鼎爵

其與故太保竝受封者四先封孺人再封宜人又再

封宜人又封淑人比後太保而以閣銜從封者二先

封太夫人又再封一品太夫人萬曆間 上召拜少

傳公於田間公以母老辭 上敦召愈急奉太夫人以行三年聞仲子學憲之喪太夫人趣命治裝歸公累疏乞身送母不允尋迎養於京又三年太夫人先公歸公卽具陳情疏三日三上 上許焉未幾尋有詔趣還朝視前加迫公與太夫人復如京 上召對喜見顏色曰卿扶母遠來可謂忠孝兩全矣公稽首謝因論國事甚力 上慰勞久之天下以爲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未有如王氏者也太夫人姓吳故名家滄南翁之女少習小學孝經及前代名臣列女

故事事姑孝教子以恭儉居恒讀書菜鮭布裘而已少傅公始垂髫爲州秀才太夫人爲製青布履襪躡躡前督學馮公馮公嘆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哉旣舉進士則歲時使人致資斧爲養廉助公以此立朝三十年清名聞於 人主公爲禮部侍郎時首與故相奪喪事相左請原官詹事歸者蓋以身爲諷者愛荆公不察也太夫人則前謂曰翁不憶二十年前呼兒附耳語乎比時比使前驥導而過門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歸顧不勝耶及公

愛立之 命下太夫人傷愛荆公之不獲見也以泣
不以賀我 朝輔臣給假者自洪熙朝金文靖公以
省母假正統朝三楊及正德中劉文靖公以省墓假
自後未有得請者請而從自公始公晝夜馳十七日
抵家拜母床下母子相抱持泣左右莫不動容已
朝命再至虛首揆待公使者促刺里門公匿不使聞
已而就床間聞導迎朝使聲問爲何事公始吐實太
夫人曰兒寵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
薰灼又曰匹夫猶不可徇况偃蹇抗辭萬乘之前乎

負恩不祥壅命有譴吾滋懼矣公謹對曰 天子至
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太夫人曰夫
幸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
襍投之公前曰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決也於
是公奉母再出出而大本定東師撤遂以病堅請
上慰畱不能奪乃 手批奉母馳驛還鄉不三月而
太夫人以八十考終矣公乞謝政凡一月八上疏其
辭甚哀讀者異之未幾太夫人遂以訃聞然後士大
夫乃相與嘆服公之歸爲不可及太夫人性簡厲私

居對親戚未嘗易冠子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童僕肅如朝典間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表往楊忠愍以諫死愛荆公爲居家輟食流淚慨然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居傍獨曰不然夫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於何地且不聞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至是其言始驗少傅公之始生也身冷無氣有隣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卧胎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

曉下而醒已公往往多病如嫗言太夫人老垂沒猶日夜問公疾不休公曰甚哉不肖之以病累母也嗟乎且以出處累母矣余惟公之出處正與太夫人相終始故出不戀名歸不潔身卽 聖主且悉公母子至情其見於 綸誥 廷旨 召對 手札之間所以 咨賚太夫人者前後非一故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誠未有如王氏者也而公亦以此得全其忠孝之名且曉然示天下以大臣難進易退不可奪之節則太夫人實成之哉是不可以無表於是表其大者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揭而勒之墓端之石其生卒子姓詳見銘不具書

孝感傅淑人墓表

崇禎乙亥正月十五日寇犯中都震驚 陵寢賴

皇上如天之福 仁祖淳皇帝在天之靈百神護呵

萬全無恙而時有一言悟賊不五日拔營卽去者則
編脩程正揆端伯也初端伯省親鳳陽流賊突來奔

竄不能避賊魁報而問曰 陵內多寶乎應曰 太

祖登極後始魏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

官軍環衛而無珠寶內藏汝何人敢犯天威乎賊心

動絕袂走端伯造次顛沛時語侃侃豪壯不少挫折

東晉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衝禦侮豈非天牖之使言乎微獨此遲脩公與鳳倉
勅璽竝存傳淑人力也似亦有天意焉不可以無
表淑人孝感人縣令傅公偉之女戶曹郎遲脩程公
之元配也遲脩公奉王父罔鄉遺命迎歸於程三日
新婦執杖盡哀以襄喪事竭力以奉兩姑篝燈達旦
荆布相隨以佐遲修公爲大儒爲廉吏教誡端伯皆
大人垂世師保之言曰宦途甚窄汝寬之人情甚險
汝平之凜凜紳訓卽鍾郝兩大家禮法無以過也壬
申癸酉間傅淑人與遲脩公適在京邸後先舉五十

觴遲脩公南還傅淑人病端伯請假請致仕請終養
皆弗許端伯不待掌院代題徑疏陳乞溫相公謂非
例弗善也端伯曰某獨子非特功名雞肋卽性命亦
等鴻毛相國嘿然無以應得旨後省覲遲脩公於鳳
陽糧署僅六日而變起遲脩公不守土不典兵畱守
八衛軍呼之不前六十四社洒掃戶檄之不應但給
廝役葦藥弩爲守倉計客有勸徙臨淮縣者傅淑人
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
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端伯曰盍去諸端伯大

哭曰兒爲省覲父母來豈忍獨挈妻子去生死追隨
義不他顧十五日晨炊未絕殺聲沸天端伯破署垣
更青衣同眷屬出匿署之左塘茅屋中傅淑人繫分
司關防於肘後付 璽勅一道於侍兒遲脩公死守
倉儲距賊掠內監府僅去五六里是夜賊焚茅屋火
燄逼出數百人端伯不復知父母妻子所在出入賊
營三晝夜偵探存亡消息越屋跨牆穿街入廟展轉
多與賊逢或詰姓名或索炊或索衣或挾爲嚮導索
富家橐中金或被執而獲脫脫而復被執者凡幾或

刀矢加頸截髮瀕死而復甦者又凡幾屢問屢以村
學究詭對免此天也突遇二僕曰申曰蔣誓死不離
左右賊問解作庖丁乎端伯目申申曰然欲往直饌
頗如意爲更衣跨刀相習如故識不復陽防亦天也
申於十六夜尋見傅淑人舒孺人於灰燼血裹中屢
進粥饘偷延喘息亦天也十八日賊去端伯得垂絕
一婢詢知塘邊墻畔有僵卧呻吟人額中一刀手斷
一指者母傅淑人也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劈
截二指者妻舒孺人也移就一室構療金瘡傅淑人

圍圍然聲氣如絲問大人在否曰在問倉儲 勅印
在否曰在芻呼大年孫者三皆嗚嗚泣淑人亦泣十
九日遲脩公從倉側歸而傅淑人二十八日不起矣
嗚呼慘哉端伯痛定思定號踊不欲生陳子曰而聞
孝子殷不害乎母死亂兵求之積屍之下刮骨灌血
身無完膚今端伯幸得生母矣得母又得婦矣大年
十三歲陷賊度化爲斷梗飄蓬國殤山鬼而不意其
與申僕俱也又不意其與外大父舒太守俱也正月
失之於鳳陽十二月得之於鳳翔矣夢耶真耶人耶

天耶玦化環眺化笑大離別化爲大吉祥卽古來賢
聖逃劫者豈能團團至是奚其悲也其悲語云三折
肱成良醫況端伯刀山劒樹上豪傑也持此心爲救
時相決不忍袖手芻觀置家國痛癢於膜外卽有冤
親功罪如發寤南柯欠伸俄頃耳再來人何暇執過
去心哉申蔣二紀綱舍生救主義甚高例得附書

節母陸孺人墓表

古山橋墓表表陸茂才之節母也節母爲州判述亭
鄭君女孝廉百之陸君婦未三十而寡五十五而亡
繫于功令及格矣曷不請之使考表其廬而徵不佞
表其墓何也慶紹曰五較鄉三老常以吾母節上聞
賜粟帛楔棹矣母嘆曰未亡人始念不及此市名吾
所恨也孤泣而嘆曰夫表廬表墓奚擇哉皆惇史筆
也今請自墓始按華亭之陸在晉爲士衡士龍在
明爲大宗伯平泉公大中丞阜南公阜南之子中陽

考功也中陽之子百之孝廉九之太學也百之初娶李氏早歿繼娶鄭氏綜理內外皆嚴整而有法百之以此博討羣籍中癸卯鄉書遂移中丞胄子磨轉遜九之核實義倉以贍宗黨鄉人俎豆考功於賢人之間已計偕北行與疾歸百之執九之手而謂之曰已矣行與弟訣矣所未瞑目者汝嫂煢煢一孤嫠奈何哉汝得子先以後我言畢而逝孺人哭失聲剪爪斷髮誓以身殉左右百方嚴衛之始起治喪事且曰奉遺命慎勿分異悉叔氏是咨乙巳葬孝廉於古山橋

己酉正月叔側室徐氏得一子孺人乃誦吉抱之謁家廟以爲孝廉後今慶紹茂才是也紹三月善啼又善病孺人投保母乳畢卽裹懷中誦佛號呼女厮不敢出聲惟恐驚怖兒恩斯勤斯輟寢食而起視者數矣六歲出就塾課以名師負以老僕十四九之又病亡孺人程督紹貌若加嚴而心更不忍曰寬之恐多少年過急之則嗣父與生父惟此一塊肉而令窘束無餘地耶夏楚不敢下則假以笑言飼以果餌甚則詞未畢而飲涕隨之紹伏地不能仰視力學爲名諸

生試高等孺人則又召而訓之曰吾願汝謝客下帷
爲陸氏佳子弟無徵趨逐嗜利齒噉名爲輕薄兒紹
唯唯里多鳳毛之譽門鮮烏合之交本之稟孺人教
也已爲娶杜氏杜亡又娶宋氏慶弔錯出終不遣紹
以家累縈心而孺人纏綿病魔者幾十年矣紹千里
迎醫千金市藥悉類孺人之侍孝廉而勞苦顛悴過
之彌留之前飾一媵出拜紹於榻前曰此兒端慧小
心今遣以侍汝并總挈管鑰畀之懷璧無罪種玉有
祥自今伊始悉如我在日也蓋孺人神明不亂而次

策得大體如此余嘗讀易之家人卦而有感也曰利
女貞曰嗃嗃未失曰無攸遂曰有孚威如終吉夫鄭
孺人以貞節報其夫以無遂咨其叔以嗃嗃威如保
其孤內園外輯先咷後笑大率不離於剛正而以制
節謹度輔之能使一壺中流一髮千鈞之弱息支撐
於未亡人手中予稱聞人家號聞家中丞考功以來
之門祚晏如也故揭而表諸墓前與魯恭伯穆姬之
賢共傳不朽他日采風使疏聞於朝旌廬表宅庶幾
有攷於斯文

俞節母何碩人墓表

老叅軍俞承寵遺腹子也。由山陰叩余請曰：某藐孤也，母腹之有今日，今母亡而孤存，敢以未死之身請碑道左，豈惟告我後之人，將旌表廬墓者，或有徵焉。遂山陰有南溪何先生者，其學宗王文成，與應峰俞翁德素相暱。翁遣長子受經，年少嗜學，先生字之，女是爲碩人。碩人之歸某也，某家貧善病，竟不起。碩人抱尸哭，請自殺以殉。俞翁夫婦勸諭百端，因溲棺而呼曰：兒知耶？汝憐婦孝烈，盍不訴於帝，乞一佳兒，碩

人感悟強食息及期舉承寵每祭提抱至靈前哭震
戶外索逋者聞之往往反戶逡巡而走碩人曰逋當
償洗橐付之不者堂上人食不怡地下人目不瞑也
翁五男亡其四一室而笑然者五人發節者三皆析
食而碩人任養翁夫婦凡十年緝績纂組指血目腫
或頭風間發食輒嘔猶數起炊滌翁見之背地祝曰
何日寡婦得少休食孤孫半盞飯乎寵成童碩人親
爲口授書室徐氏輸貲納級由國子拜京衛幕參軍
碩人哭亡翁疾亟寵割股進之法在不治垂瞑猶曰

寵曰好置祭田蓋未嘗一日而忘俞氏之血食也碩
人十八而嬪二十六而孀五十六而節終撫寵成官
又疏請終養祖母者九年畢喪而隱卽碩人寧料遺
腹子至是哉當碩人懷寵時腹中男女不可知旣得
雄壽殤不可知出就外傳則又成敗好醜不可知旣
立門戶則又鄉黨譽誹不可知今寵以六尺不可知
之孤立身揚名爲賢士大夫所奇重碩人報俞無憾
矣趙宣子之程嬰客也李固之王成門生也李元之
李善僕也抱孤逃難出入山海或賣卜或爲酒家傭

或男子而生漣乳度是時孤兒可活恨不剖腹而藏之況親爲人母者而忍死腹中之孤反出門人客與僕下哉唐有博野女子李妙法者父死間道奔喪有子牽衣割一乳授之而去其爲父則是爲子則非孰與何碩人母而母婦而婦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世儒難死而易生先烈而後節是亦博野李氏之流而已何知大義哉若碩人足以表矣

鄭母趙孺人墓表

萬曆癸丑陳子結夏洞庭山及秋有客操一葉入太湖始得返跡陳子於虎丘蓋陳子遊明月灣歸矣客爲誰則鹽官鄭君忠材也君拜陳子喑喑不能言面有怖色曰邈孤性孱弱非無故不敢錯足十步外其犯風遡濤以索先生者爲吾母一片石耳余逡巡却走而謝曰某死罪吾聞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而君獨反是願聞其略君再拜出示墓志一通鄭大夫平泉公所自銘也大夫爲鄭端簡公仲子由補蔭歛歷南

北著有聲實原配沈宜人相莊如賓數數以艱嗣爲
憂金陵有趙媛者其始祖鳳陽人四世祖曰武靖伯
數傳而貧子孫居賜第頽垣敗礎蕭然矣張母擁女
獨居甚姿慧沈宜人聞而求之張母嘆曰晉絡秀有
云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倘連姻貴族或得方幅齒遇
於是歸女沈宜人踰旬鄭大夫飲酒暮歸沈宜人飾
媛出屏間髮鬢毵毵覆肩行步進退遂遂女君子也鄭
大夫方奏最北上趙借沈東歸已復任南都沈宜人
自家裝笄而遣之明年夏始有娠輒思沈宜人甚曰

宜人女視我產必百方護持我鄭大夫不聽延張母
左右之果得雄初昏瞽不省少甦大夫告之曰兒也
旁睨之爲啓齒抱焉少頃旋復眩不起矣享年僅十
九耳鄭大夫曰趙氏蓋有三恨余宦南不能與我挽
鹿車歸鄉里又不能椎髻布衣提甕出汲與沈宜人
比肩操作沒不能見孤兒幼成立長成名而忠材則
踴天躩地噉號而莫之止也曰天乎孰是兒也而吾
母不識也孰是母也而兒亦不識也母子不識何以
生爲不如母死而兒隨之爲快也又不如兒死母腹

附錄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母子并不相見之爲快也他母以疾死以考終死吾
母不夭不壽以兒產死兒卽強顏視息酒杯酒酌母
靈提紙錢上母冢母知之乎兒卽黃金鑄母白梅檀
彫刻母知之乎兒卽出入告母疾痛呼母母知之乎
兒卽邀一命鏗金戛玉捧綸書贈母母知之乎母不
知兒存亡兒不知母肥瘠而更不徵一言以少聞於
世是始而死母者兒也繼而真使母死者又兒也忠
材之所以遡風犯浪入太湖出魚腹而索先生者此
也是故陳子哀而許之表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
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峰吳公之
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
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
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
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祔
於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
淚溢於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

君請銘於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敦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帛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彰子其爲我縷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於周氏其曾姑施夫人王

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典孺人世家女顧能遵其範不少衰性淡泊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娣娣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詈聲達於臬外奉姑孝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懽心晚得羸疾日坐卧常相半冬重裘夏墜戶幾不知寒暑人事獨念君艱嗣輒淒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有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婿買妾吳孺人

豈真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且悔恨搥床搗壁病憊
憊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
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
陵有媼擁姣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待君
者也至是始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
誠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
多男爲祝姑歿喪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
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若吳
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能一二覩也余

嘗笑晉時妬婦津好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
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
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於睽取象於貫魚而尤致
意於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
於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竝言余竊
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
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化行於婦人女
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於周公召公況今又不逮
古人者哉余故於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

野風教之所由繫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是
為表

誥封太原王母周太宜人墓表

代

往文肅公常指辰玉謂弁州公曰吾與家馭弟共此一兒頗以卑傳為懼弁州公笑曰有子如辰玉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辰玉歿遜之仍以獨子當戶凡祖若父身後未了之事畢舉無遺朝野士大夫推為太原豪傑今佳兒滿前幾類荀氏之六龍下食矣遜之周太宜人出也周之先籍鳳陽國初以戰功封戶侯徒吳門有長者諱應生宜人方嚴剛正不出戶庭時辰玉喪耦者再朱太夫人謀置貳雅聞周女賢屏車轆

親往視之壹似禴翟中人非直宜家抑且宜男遂納璧迎歸年十七朱夫人治家嗃嗃肅如朝典宜人以恭謹將之退而侍辰玉顰笑介然不敢以狎進也初產女次產遜之文肅摩頂大喜曰長孫骨見衣表次孫神明湛然其福德大人相乎太宜人聞之向佛稽首謝卽屏居小長齋誦經不復理膏沐參家庭讌集矣辰玉戊子中解額辛丑南宮大廷俱擢第二捧册立詔馳傳江南因省文肅公於家旋乞侍養錦堂之上簪笏相摩絃誦相聞父子祖孫稱吉祥無

兩未幾三殤繼之辰玉又得病且殆太宜人計無復之露禱請代而詎意其竟不起也爾時文肅公下有西河之戚上有東山之召遜之欲發胸叩心爵踊而號則不敢欲拭淚回面強爲歡端以解之則不能母子飲泣咯血垂斃而文肅公又騎箕上天矣千鈞一髮中流一壺危乎哉神祖讀公遺表驚悼輟樂特賜全卹上謚授遜之尚璽丞遜之志意嶽嶽未肯遂謁選人太宜人曰今何時哉而猶俛首治博士家言乎門戶難支家聲難振李贊皇韓持國榜樣故在汝

其勉之遜之不得已如京師拜官後出使 益藩奉
母與偕舟車往返有聞無聲丁巳太君方五十遜之
奏三年滿封太安人先拜 誥後拜祝賀者傾一時
上袞巨卿甲子遜之奏九年滿加封太宜人而遜之
適還里婁江侈爲盛事太宜人嘆曰微 天子之國
恩祖父之世德不至此孺子其何以矢報自今脂車
而前勿戀戀作牽衣索乳態也遜之曰兒往者強顏
一出竊欲覲一命以換老親半生綦縞耳頃聞魏氏
之孽孫猴冠而列同署此豈可比肩耦席時乎姑緩

冬初爲母稱六十之觴而後始決進止入秋太宜人
病劇慶者未及門弔者已載途矣太宜人規模尺幅
多取法朱夫人朱夫人頒賜一針一縷筭之若新有
古人遺簪故履之感尋常不御冠帔不喜進美好衣
食曰吾以教子孫儉無汰也力作以倡女儻雖休勿
休曰吾以教子孫勤無懷與安也持籌握算錄兩精
明而偏於外家落落曰吾示爲王氏守藏無私假私
與也遜之以此藉手賑貧給乏解羽縱鱗經營三世
喪葬馬鬣成封奴芻整辦而又刻先集創先祠爲學

憲公立後爲諸母亡兄圖謀所以不朽者糜金錢不
貲悉本之太宜人節縮中來若單傳之後遜之多男
而文開世亢家太宜人之功於太原王氏抑又巨
且遠矣或曰此文肅公建儲陰德之報也然乎哉遜
之選吉於辛未季冬發引汝厝以及壬申某月日始
祔葬於辰玉太史穴旁銘曰帝師造國累疏升儲而
人不知女師造家遵養時晦而人不知惟其不知陰
德乃滋王氏單傳胙以孫枝六龍權奇騰風雲而上
之大昌厥後大放厥詞人之報人也邇天之報人也

遲揭爾穹碑以奉上帝之三無私

常碩人墓碣

碩人馮李常永仁儀部之季女也九歲母戴亡啼聲宛轉哀瘠動人永仁矢不再娶手歲蕤鑰授之內外蕪蕪永仁笑曰吾家貧使汝無所見才若以當名閥大家度女尊宿不如矣十七歸鄭氏仲子恕材鄭海鹽甲族自大司寇端簡公至奉政公門風峻整蒼頭媪婢皆簡桺有識見逆碩人於阼階俛仰中程皆額手喜曰此德福相當肥我家碩人以恭儉吳婉最得兩姑心兩姑嘆曰吾娶婦得一孝女永仁聞之且慰

且泣曰吾嫁女失一孝子兩家蓋交相重也鄭君負
雋才能文嗜古篝燈夜分碩人刺繡佐讀或規以莊
語或款以清言或援引孝經列女傳指曰此似與書
中某合某不合鄭君笑曰卿亦解文字耶碩人曰家
君口授句讀其義味第非女髻事故不復喃喃耳鄭
族大羣碎劬午吉凶賓祭率倚辦碩人惟謹六姻以
和九黨歸譽遠近稱內則者以爲折衷焉甲辰舉一
子小名保壽又一年復舉元觀兩嬰扶床坐膝嬉戲
歡爭碩人摩頂且笑且啼曰吾生時當歲稔母氏以

膚籍卧以口續食今哺兒自不覺感念淚下無何保
壽痘亡碩人哭之哀丙午妊隕遂成疾疾且篤執鄭
君手目侍兒陸曰此兒婉孌其善護吾兒且廣君胤
已復囑曰吾死之後勿以函問達江右傷父心言訖
合掌誦佛號而逝享齡僅二十有一蓋丙午四月十
日也八月永仁以黃州司理出應天棘始聞訃慟絕
乃蘇操文而祭之有不宜死者十讀者咸酸鼻云當
永仁嫁女時貧不能厚裝遣思漸次補助之居官廉
其轡幕皆紉綻衣再浣 廷擢爲諫官轉更貧故以

不及訣不克少致助爲恨輒哭曰吾負吾女吾負吾女戊申冬元觀復夭鄭君病幾殆賴侍兒侍疾溽暑中神形俱憊壹如碩人言於是鄭君得再生繼朱氏尋小婦連舉三雄其某出者曰燁曰燿其出者曰熿其歲月日卜葬碩人於某山鄭君傷逝悼亡諸篇其言悽惻潘安仁孫子荆之流故陳子哀而許之銘銘曰是孝女是賢婦其生也少識闔外十步之路而歿乃葬一畝之宮與萬山之阜靈而有知以索爾母以覓三雛以衛其左右陸姬侍兒從而後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
傳

陸文定公傳

少司馬永清吳公傳

函峰阮中丞外傳

安定張公傳

考功郎中陽陸公傳

叅議鳳山賀公傳

光祿少卿中吳范公傳

江右劉氏家傳

憲副鴻臺趙公傳

門人楊汝成

元章父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蕤父全纂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為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趺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日間習

為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為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姍笑之久乃憫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類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 上優異 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 存問者三家孫景

元伏 闕陳謝特 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 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 賜謚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雛視士大夫如鞞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簡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